

10
22

東泉園書

冊	22	架	10	函	屬	類
---	----	---	----	---	---	---

校訂
法苑珠林

唐西明寺道世和尚撰

從第八十三至第十四

No 750

德林
宗

德林
宗



德林宗

訂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麗盟〕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受戒部第八十七之二

五戒部第四 此別六部

遮難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得失部 神術部

述意部第一

說一本作

夫世俗所尚仁義禮智信也。含識所資。不殺盜淫妄酒也。雖道俗相乖。漸致通也。故發於仁者則不殺。奉於義者則不盜。敬於禮者則不淫。說於信者則不妄。師於智者則不酒。斯蓋接化於一時。非即修本之教。修本教者是謂正法。內訓弘道。必始于因。因者殺盜淫妄酒也。此則在於實法。指事直言。故不假飾詞託名。我意如斯。而修因不期果。而果證不誤。樂而樂彰。若略近而望遠。乘小而保大。則無所歸趣矣。故知受持不殺之因。自證乎仁義之果。所以知其然。今見奉戒不殺。不求仁而仁著。持戒不盜。不欣義而義敷。守戒不淫。不祈禮而禮立。遵戒不妄。不慕信而信揚。受戒捨酒。不行智而智明。如斯之實。可謂振綱持綱。萬目開張。振機馭寓。以離寒暑。復何功可以加之。何德可以背之。若不是修味於所欲。徒役慮於形名。勞心乎百氏。倦形神於宵夜。喪耳目於良晨。何乖道之遠。逝而不及者乎。得其本。則無欲而不辯。

說一本作

矣。始知。香舟之魚。不產溝洫之水。鷓鴣之鳥。豈翔尺鷃之林也。

遮難部第二

比丘下一
本無尼字
乘上一本
有惡字

夫欲受戒者。戒師先須問其遮難。故成實論問遮。逆罪人賊住。汗比丘尼等。不聽作比丘。是等諸人。若為白衣。得善律儀。不遮修行施慈等善。但有世間戒。以是人為業。所汗亦障聖道。故不聽出家。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欲受優婆塞戒。增長財命。先當諮啓所生父母。次報妻子奴婢等。次白國王。所以須白者。國王禁制不許受戒。既問聽已。誰有出家。發菩提心者。便往其所。頭面作禮。輒言問訊。作如是言。大德。我是丈夫具男子身。欲受菩薩優婆塞戒。惟願大德憐愍。故聽。人。但發心出家。五乘人。受戒。並得戒也。是時比丘應作是言。汝之父母妻子奴婢國主並聽不若言聽者。復應問言。汝不曾負佛法僧物及他物耶。若言不負。復應問言。汝今身中將無內外身心病耶。若言無者。復應問言。汝不於諸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耶。若言不作。復應問言。汝將不作五逆罪耶。汝不作盜法人不。汝非無根二根人。汝不受八戒齋。不犯重耶。汝父母師病不棄去耶。汝將非殺發菩提心人耶。汝不盜現前僧物耶。汝不兩舌惡口成於惡人耶。汝不於母女姊妹作非法耶。汝不於大眾作妄語乎。若言無者。復應問言。善男子。此戒甚難。能為沙彌十戒。大比丘戒及菩薩戒。乃至菩提而作根本。至心受持。則能獲得如是等戒。無量利益。若有毀破如是戒者。則於無量無邊世中。處三惡道。受大苦惱。汝今欲

志一本作
至下同

得無量利益。能志心受不。若言能者。次教受三歸。復應問言。此戒甚難。若歸佛已。寧捨身命。終不依於自在天等。若歸法已。寧捨身命。不依於外道典籍。若歸僧已。寧捨身命。終不依於外道邪衆。汝能如是。志心歸依於三寶不。若言能者。應令滿六月。一日親近承事出家智者。復應志心觀其身。四種威儀。若知是人。能如教作。過六月已。和合衆僧。滿二十人。作白羯磨云。大德僧聽。是某甲。今於僧中乞受優婆塞戒。已六月。中淨四威儀。志心受持。淨莊嚴地。是人丈夫具男子身。若僧聽者。僧皆默然。不聽者。說一說便得。若非僧聽。來正信者。不須受此。關邪戒。三歸便得。不同此也。

受法部第三

若欲受戒。具修威儀。對一出家五衆人前。受故智度論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竟。我是釋迦牟尼佛。優婆塞。證知我某甲。從今日。盡壽歸依戒師。應言。汝優婆塞聽。是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隨知人見人。為優婆塞。說五戒。如是。汝盡受持。何等為五。一盡壽不殺生。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受不應。故殺生。是事若能當言。能。二盡壽不偷盜。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偷盜。是事若能當言。能。三盡壽不邪淫。是優婆塞戒。是事若能當言。能。四盡壽不妄語。是優婆塞戒。是事若能當言。能。五盡壽不飲酒。是優婆

盡受一本
作盡壽次
同○形受
一本作形
壽○夾註
百詳一本
作言語

塞戒。是中盡形壽不應飲酒。是事若能當言能。既說相已。又應語言。是優婆塞。五戒盡受持。當供養三寶。勤修福德。遠求佛道。近證人天。歲三長月。六齋。若能持者。並須為之。若受一戒者。文中應除五之一字。直云。我為不殺戒。優婆塞。餘文如前。三歸依第三編已。即發五戒。後時三結。直付囑之。故薩婆多論。問曰。若不受三歸。得五戒。不答。不得。要先受三歸。後方得戒。亦同此法。

戒相部第四

若薩婆多論。問曰。五戒中。幾是實戒。答曰。前四是實。後一是遮。所以同結者。以是放逸。根本能犯四戒。如迦葉佛時。有優婆塞。由飲酒故。淫他妻。盜他雞。殺他人。來問時。答言。不作。便犯妄語。亦能造四逆。唯不能破僧。若受不殺戒。乃至一切有形蠢動。皆不得加害。及食雜肉。葷辛等。皆不得犯。故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菩薩。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我今略說十種。因緣。一。謂一切眾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二。驢騾。羆。狐。狗。牛。馬。人畜等。肉。屠者。雜賣。故。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四。眾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旃陀羅。狗見。憎惡。驚怖。群吠。故。五。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六。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七。令諸咒術。不成。就。故。八。以殺生者。見形起。譴染味。著故。九。彼食肉者。諸天所棄。令口氣臭多。惡故。十。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子肉。想。作服藥想。故此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婆。食種種

駭一本作
駭一本作

常一本作

不盜下一
本有戒字

不邪淫下
一本有戒
字

種。肉。遂至人。肉。臣民不忍。即便謀反。如班足王經說。又涅槃經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行住坐臥。一切眾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衆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之。猶不欲視。況當近之。水陸空行。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也。義云。五戒。優婆塞等。如俗家。井水。多有細小。諸蟲。盡須。澆看。還置本處。欲有行動。亦須。賣澆袋。自隨。若受不盜者。下至一枝。一草。一粒。穀等。皆不得取。故智度論云。憍梵鉢提。試看一粒。穀。生熟。不還本主。犯於業道。尚五百世中。為牛。乃至成羅漢。已。猶自同食。若受不邪淫者。如智度論云。除已妻外。餘之男女。鬼神畜生。可得行淫者。悉是邪行。雖是自妻。不犯。然須避於非處。謂自妻。非道。及得身已。亦須禁之。恐傷胎。故。產三年內。須亦避。慎。謂乳。竭。若別有乳母。不在制限。又成實論云。自妻。非處。謂口。及大便處。及一切。女人。為父母兒。所護。出家。女人。等。為法護。故。亦名邪淫。若無主。女人。衆人。前。自來。為妻。如法者。不犯。又提謂經云。年三長月。六齋。三明日。月燈火下。及八王日。亦名八節日。並須禁之。如八王日。若受不妄語戒者。但使心虛。無問。問境之虛實。並犯。又智度論。問曰。何故。優婆塞。慎口。律儀。及淨命。耶。答曰。白衣。居家。受世間樂。兼修福德。不能盡行戒法。是故。佛令。持五戒。復於口業。妄語。最重。以妄語。故。能作餘過。或故作。不故作。若但妄語。已。攝三事。若說實語。四種。正語。皆已。攝盡。於諸善中。實為最大。又成實論云。雖是實語。以非時。故。即名綺語。或是

不飲酒下
一本有戒
字

時以隨順衰惱無利益故。或雖利益以言無本義理不次。惱心說故皆名綺語。又摩德勸伽
 論云。為他傳罵皆得罪。故又薩婆多論云。妄語兩舌惡口相歷。各作四句。一是妄語。非兩舌
 惡口。傳他此語。向彼說。以不實。故是妄語。不以分。離心。故非兩舌。頓語說。故非惡口。餘句類
 互可知。又成實論云。餘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又善生經云。若當妄語。亦攝綺
 語。兩舌惡口。義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義論。傳一切。是非。莫自稱。為是。常令推寄
 有本則無過也。不爾。斧在口中。若受。不飲酒者。如四分律云。若飲酒者。乃至不得以。卽滴酒
 口中。又智度論云。飲酒有三十五過失。何等三十五。答曰。一現世財物虛竭。何以故。飲酒醉
 亂。心無節限。用費無度。故。二衆病之門。三闕諍之本。四裸露無耻。五醜名惡露。人所不敬。六
 無復智慧。七應所得物。而不得。已所得物。而散失。八伏匿之事。盡向人說。九種種事業。廢不
 成辦。十醉為愁。本何以故。醉中多失。醒則慚愧憂愁。十一身力轉少。十二身色壞。十三不知
 敬父。十四不知敬母。十五不敬沙門。十六不敬婆羅門。十七不敬叔伯及尊長。何以故。醉悶
 憤惱。無所別故。十八不尊敬佛。十九不敬法。二十不敬僧。二十一近朋黨惡人。二十二踈遠
 賢善。二十三作破戒人。二十四無慚愧。二十五不守六情。二十六縱色放逸。二十七人所憎
 惡。不喜見之。二十八貴重親屬及諸知識。所共擯棄。二十九行不善法。三十棄捨善法。三十
 一明人智士。所不信用。何以故。酒放逸故。三十二遠離涅槃。三十三種狂癡。因緣三十四身

唯
一本作

壞命終。墮惡道泥犁中。三十五若得為人。所生之處。常當狂騷。如是種種過失。是故不飲酒。
 又薩婆多論云。五戒。優婆塞。聽販賣。但不得作五業。一不得販賣畜生。自有者。聽直賣。不得
 與屠兒家。二不得販賣弓刀箭稍。自有者。聽直賣。不得與屠兒殺害家。三不得酤酒為業。自
 有者。聽直酤。四不得壓油為業。外國麻中有蟲。故犯。准此。無蟲。應不犯。五不得作五大色染。
 多殺蟲。故。如秦地。染青亦多殺蟲。入五大色。數。又善生經云。受戒者。五處不應行。謂屠兒姪
 女。酒肆。國王旃陀羅舍等。有五種業。不應作。謂賣毒藥。釀皮。榜蒲。圍碁。六博。歌舞。唱伎等。並
 不得為。亦不得親近。如是人等。又寶雲經云。持戒之人。不聽向破戒家。乞食。又阿含經云。遠
 惡近善。有四法。當急走避之。百由旬。一由旬。四十里。百由旬。四千里。四法者。一惡友。二惡衆。
 三或多語笑。四或瞋或鬪。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告諸比丘。犯殺有三種。奪人命。一自作。
 二教人。三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奪他命。教人者。教語他人。言捉是人。繫縛奪命。遣使者。語他
 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人。繫縛奪命。是使隨語。奪彼命時。優婆塞犯不可悔罪。復有三種。
 一用內色。二用非內色。三用內非內色。第一用內色。殺者。謂用手打。若用足及餘身分。令彼
 死。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後不死。是得中罪。可悔。第二用非內
 色。殺者。若人以木石刀稍弓箭等。令彼死者。同前得罪。第三用內非內色。殺者。以手捉木石
 等。打令死者。得罪同前。復有不以此三殺。但合諸毒藥。著眼耳鼻身上。食中被毒等。中令彼

死一本作
無死字

死一者亦同前罪。若優婆塞。或作火坑設心造者。若人墮死。犯不可悔罪。非人鬼神等墮中死者。犯中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罪。可悔。若都無死者。犯三方便。可悔。輕罪。若剋心唯為人造。火坑不通餘者。若人墮死。犯不可悔。不死。犯方便。非人畜生死者。不犯。若優婆塞。或用口業。咒術令死。或有歎死。證死。或有氣力。人心起惡念。令死。或墮胎令死。得罪。重輕。並同前准。不犯者。或有行來出入。悞墮木石等死者。並不犯。餘如內律具說。第二盜戒者。以三種取他物。犯不可悔。一用心。二用身。三離本處。第一用心者。謂發心思。惟欲為偷盜。第二用身者。謂用身分等取他物。第三離本處者。隨物在處。舉著餘處。並得重罪。復有三種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自取。二教他取。三遣使取。復有五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苦切取。二輕慢取。三詐稱他名字取。四強奪取。五受寄取。重物者。若盜五錢。若五錢直得者。犯不可悔罪。復有七種取他物。犯不可悔。一非己想。二不同意。三不暫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不病。壞心。具此七者。取他重物。犯不可悔。取他不滿五錢。輕物。犯中可悔。翻前七種取他物者。輕重俱不犯。第三淫戒者。邪淫有四處。一男。二女。三黃門。四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各有三種。同前。若優婆塞。與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淫。謂口大小便處。犯不可悔。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二處行淫。謂口及大便處。犯不可悔。若發心欲行淫。未和合者。犯下可悔罪。若二身和合。止而不淫。犯中可悔。除其三處。餘

死一本作

欲一本作

處行淫。此皆可悔。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壞。於彼三處。共彼行淫。犯不可悔。輕處同上。若優婆塞。雖不受戒。犯佛弟子淨戒人者。雖無犯戒之罪。然後永不得五戒八戒。乃至出家具足戒。若顛狂心亂。痛惱所纏。不自覺者。不犯。佛告諸比丘。吾有二身。一生身。二戒身。若善男子。為吾生身。起七寶塔。至于梵天。若人虧之。其罪尙有可悔。虧吾戒身。其罪無量。受罪如伊羅鉢龍王。犯不可悔也。第四妄語戒者。佛告諸比丘。吾以種種呵責妄語。設歎不妄語者。乃至戲笑。尙不應妄語。何況故妄語。是中犯者。若優婆塞。不知不見。過人聖法。自言。我是阿羅漢。四等果人。乃至四禪。慈悲喜捨。得四空定。不淨觀。阿那般那。般那念。天來。龍來。到我。所供養。我彼問我。義我答。彼問。皆犯不可悔罪。若實見言不見。實聞言不聞。實疑言不疑。有而言無。無而言有。如是等小妄語者。犯可悔罪。若發心欲妄語。未出言。犯下可悔。言而不盡。意者。犯中可悔。若自言得聖道者。便犯不可悔。若狂心亂心。不覺語者。不犯。第五飲酒戒者。佛告諸比丘。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罈頭。一滴。亦不得飲。酒有二種。穀酒。木酒。穀酒者。以諸五穀雜米。作酒者。是木酒者。或用根莖葉果。用種種子果草。雜作酒者。是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者。是名為酒。若嘗咽者。亦名為飲。若飲穀酒。咽咽犯。若飲酢酒。若飲甜酒。若飲麴能醉人者。若飲糟。若飲酒。若飲似酒色。似酒香。似酒味。能令人醉者。並隨咽咽犯。若但作酒色。無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者。皆不犯。若依四分律。病比丘等。餘藥治不

差以酒為藥者不犯。頗狂心亂病惱不覺知者亦不犯。

得失部第五

問曰。漸頓云何。答曰。皆得。故成實論。問云。有人言。五戒具受。此事云何。答曰。隨受多少。皆得戒律。備但取要為五。故優婆塞戒經云。或有一分。或有少分。或有無分。或有多分。或有滿分。若受三歸已。不受五戒。名優婆塞。若受三歸。受持一戒。是名一分。受三歸已。受持二戒。是名少分。若受三歸已。受持一戒。若破一戒。是名無分。若受三歸已。受持四戒。是名多分。若受三歸已。受持五戒。是名滿分。汝今欲受何分。爾時智者當隨意授。又智度論云。戒有五種。始從不殺。乃至不飲酒。若受一戒。是一分行。若受二戒。是三戒。是名少分行。若受四戒。是名多分行。若受五戒。是名滿分行。斷淫者。受五戒已。於戒師前更作誓言。我今於自夫婦不復行淫。是名五戒。增一阿含經亦云。一分二分得受。問曰。既得漸受。可從五師各得受一。不答曰。如付法藏經云。尊者薄拘羅。受一不殺生戒。得五不死報。問曰。得重受不者。既受五戒。後時更得重受。不答曰。依成實論。得重發戒。故四分律。末利夫人。第二第三重向佛受。亦得。問曰。長短者。得五三十日限分。受不答曰。依成實論。亦得多日。盡其終受。故十誦律。或晝或夜。受五戒。亦獲少善。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智者當觀戒有二種。一世戒。二第一義戒。若不依於三寶受戒。是名世戒。是戒不堅。如綵色無膠。是故我先歸依三寶。然後受戒。夫世戒者。不能壞。先諸惡業。受三歸戒。則能壞之。雖作大罪。亦不失戒。何以故。戒力勢故。如俱有二人。同共作罪。一者受戒。二者不受戒。已受者犯則罪重。不受者犯則罪輕。何以故。毀佛語故。罪有二種。一者性重。二者遮重。是二種罪。復有輕有重。或有人能重罪作輕罪。作重罪。如蕪掘魔。受於世戒。伊羅鉢龍。受於義戒。蕪掘魔。破於性重。不得重罪。伊羅鉢龍。壞於遮制。而得重罪。是故不應以戒同故。得果亦同。

神衛部第六
依七佛經云。若有人能受持五戒。感得二十五神。侍衛殺戒有五神。一名波吒羅。二名摩那斯。三名婆睺羅。四名呼奴吒。五名頗羅吒。盜戒有五神。一名法善。二名佛奴。三名僧喜。四名廣額。五名慈善。淫戒有五神。一名貞潔。二名無欲。三名淨潔。四名無染。五名蕪源。欺戒有五神。一名美旨。二名實語。三名實直。四名直答。五名和合語。酒戒有五神。一名清素。二名不醉。三名不亂。四名無失。五名護戒。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若持五戒者。有二十五善神。營衛護人身。在人左右。守於宮宅門戶之上。使萬事吉祥。唯願世尊。為我說之。佛言。梵志。我今略演。勅天帝釋。使四天王遣諸善神。營護汝身。如是。章句善神名字二十五王。其名如是。神名。蔡芻毗。愈他尼主。護某身。辟除邪鬼。神名。輸多利。輸陀尼主。護某六情。悉令完具。神名。毗樓遮。那世波主。護某腹內。五臟平調。

神名阿陀龍摩坻主。護某。血脉。悉令通暢。神名婆羅桓尼和婆主。護某。爪指。無所毀傷。神名坻摩阿毗婆主。護某。出入行來安寧。神名阿脩輪婆羅陀主。護某。所噉飲食甘香。神名婆羅摩聖雄雌主。護某。夢安覺歡悅。神名婆羅門地轉。護某。不為蠱毒所中。神名那摩呼哆耶舍主。護某。不為霧露惡毒所害。神名佛臥仙陀樓。護某。不為蠱毒所中。神名那摩呼耶數多婆主。護某。不為溫虐鬼所持。神名涅坭。護某。不為惡官所得。神名阿邏多頗都耶主。護某。舍宅四方。逐凶殃。神名波羅那佛。護某。平定舍宅。八神。神名阿提梵者。神名耶主。護某。不為塚墓鬼所燒。神名因蓋羅。因蓋羅主。護某。門戶辟除邪惡。神名阿伽風施婆多主。護某。不為外氣鬼神所害。神名佛曇彌摩多。護某。不為火所延。神名多頗又三密陀主。護某。不為偷盜所侵。神名阿摩羅斯兒喜主。護某。若入山林。不為虎狼所害。神名那羅門閻兜帝主。護某。不為傷亡所燒。神名轉尼乾那波主。護某。除諸鳥鳴。狐鳴。神名茶鞞阿毗舍羅主。護某。除犬鼠變怪。神名伽摩毗那閻尼伏主。護某。不為凶注所牽。佛告梵志。言。若男子。帶佩此二十五灌頂章句。善神名者。若入軍陣。圖諍之時。刀不傷身。箭射不入。鬼神羅刹。終不燒近。若到盡道。家亦不能害。若行來出入。有小魔鬼。亦不得近。帶佩此神王。名著身。夜無惡夢。縣官盜賊。水火災怪。怨家閻謀。口舌鬪亂。自然歡喜。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妖魅魍魎。邪忤辟。外道符咒。厭禱之者。樹木精魅。百蟲精魅。鳥獸精魅。溪谷

精魅。門中鬼神。戶中鬼神。井窻鬼神。滂池鬼神。廁溷中鬼神。一切諸鬼神。皆不得留住某甲身中。若男子。帶佩此三歸五戒善神名字者。某甲入山陵溪谷曠路。抄賊自然不現。師子虎狼熊羆蛇虺。悉自縮。不害人也。

八戒部第五 此有六部

- 述意部
- 會名部
- 功能部
- 得失部
- 受法部
- 戒相部

述意部第一

夫戒定慧品。造化宏闊。衆聖式遵。萬靈收重。余以戒律宗要。定慧歸承。如有乖張。明心莫顯。是故大悲赴難。立行法以檢之。惑網之夫。設理隨而證入。業種之客。依相述而繩持。庶使念退省。新新進策。為功不已。情過乃彰。但善惡由己。起則昇沈。不作則已。作則業成。業繩感網。膠固彌密。自非傾誠苦剋。折挫身心。哀愴往因。畏懼來果。決誓要期。永斷相續。故文官嚴飾道場。澡浴塵垢。著新潔衣。內外俱淨。對說罪根。發露悔過。舉身投地。如太山崩。五體殷重。歸依三寶。敬誠廻向。然後受戒。此戒時節。雖促。既懸意標心。為成三聚淨戒。為救四趣衆生。此則功超八天。德齊佛位。故智度論。譬同猛將。亦為與佛等也。

會名部第二

問曰。諸經論中。何名八關齋。亦名關戒耶。答曰。前八是關。閉八惡不起。諸過不非。時食者是

齋。齋者齊也。謂禁止六情不染六塵。齊斷諸惡。具修衆善。故名齋也。又齋戒體一名別。若尋名定體。體容小別。齋者過中不食。爲名。戒者防非止惡。爲義。故薩婆多論云。八箇是戒。第九是齋。齋戒合數。故有九也。

功能部第三

如齋法經曰。譬如天下十六大國。滿中衆寶。不可稱說。不如一日受佛齋法。比其福者。則十六國爲一豆耳。又中阿含經云。多聞聖弟子持八支齋時。憶念如來十號。名字若有惡思不善皆滅。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人以四大寶藏。滿中七寶。持布施人。所得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除五逆罪餘一切罪。皆悉消滅。是則得無量果報。至無上樂。彌勒出時。百年受齋。不如今日五濁世時。一日一夜。又智度論問曰。五戒。一日戒。何者。爲勝。答曰。有因緣故。二戒俱等。但五戒終身持。八戒一日持。又五戒常持。時多而戒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不如有大心。一日戒也。譬如懦夫爲將。雖復將兵。終身卒無功名。若英雄奮發。禍亂立定。一日之勳。名蓋天下。八戒比於餘戒。亦復如是。又智度論問曰。白衣居家。唯有此五戒。更有餘法耶。答曰。有一日戒。六齋日持。功德無量。若十二月至十五日。受持此戒。福最多也。問曰。何故六齋日受八戒。修福德。答曰。是日鬼神逐人。欲奪人命。疾病凶衰令人不吉。是以劫初。舉人。教人持齋。修善治福。以避凶衰。是時齋法不受八戒。直以一日不食

爲齋。後佛出世。始教一日一夜。如諸佛受持八戒。過中不食。是功德將人至涅槃樂。又論引四天王經中。佛說。月六齋日。使者太子及四天王自下。觀察衆生。不布施持戒。孝順父母。使者便上。忉利。以啓帝釋。諸天心皆不悅。若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多者。諸天帝釋心皆歡喜。是時釋提波那氏。即說偈言。

六齋神足日 受持清淨戒 是人壽終後 功德必如我

佛告釋提桓因云。何妄語。若持一日戒。功德福報必得如我。是爲實說。所在之處。有持此戒者。惡鬼遠之。住處安穩。是故於六齋日。持齋受戒。得福增多。問曰。何故。諸惡鬼神等。於此六齋日。惱害衆生。答曰。天地本起經說。劫初成時。有異梵天王。子是摩醯首羅等。諸鬼神。父修其梵志。苦行滿天上。十二歲。於此六日。每割血肉。以著火中。過十二歲。已。天王來下。語天子言。汝求何願。答言。我求有子。天王言。供養仙人法。以燒香甘果等。汝云何。以血肉著火中。如罪惡法。汝破善法。樂爲惡事。令汝生惡子。噉肉飲血。當說是時。火中有八大鬼出。身黑如墨。髮黃眼赤。有大光明。摩醯首羅神等。從此八鬼生。以是故。摩醯首羅等神。於此六日。有大勢力。惱害衆生。諸鬼之中。摩醯首羅最大第一。一月之中。皆有日分。摩醯首羅一月有四日。分。謂八日。十四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餘神一月有二日分。謂有一日。十六日。其月二日。十七日。十五日。三十日。屬一切神。摩醯首羅爲諸神王。又得日多。故數四日爲齋。餘日是一切

謂有一本
作謂月

何以正用一本作何
以正月
不均一
本作無不
五通一本
作五官次

神日。亦數爲齋。是故諸惡鬼神。於此六日。輒有勢力也。但佛法之中。日無好惡。隨世惡日。因緣。故佛教衆生齋戒。以除其患也。又提謂經云。提謂長者白佛言。世尊。歲三齋皆有。所因。何以正用正月五月九月。六日齋。用二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佛言。正月者。小陽用事。萬神代位。陰陽交精。萬物萌生。道氣養之。故使太子正月一日持齋。寂然行道。以助和氣。長養萬物。故使竟十五日。五月者。太陽用事。萬物代位。艸木萌類。生畢百物。懷妊未成。成者未壽。皆依道氣。故持五月一日。齋竟十五日。以助道氣。成長萬物。九月者。少陰用事。乾坤改位。萬物畢終。衰落無年。衆生蟄藏。神氣歸本。因道自寧。故持九月一日。齋竟十五日。春者。萬物生。夏者。萬物長。秋者。萬物收。冬者。萬物藏。依道生沒。天地有大禁。故使弟子樂善者。避禁持齋。救神故爾。長者提謂白佛言。三長齋何以正用。一曰。至十五日。復言。如何名禁。佛言。四時交代。陰陽易位。歲終三覆。八校。一月六奏。三界皓皓。五處錄籍。衆生行異。五官典領。核定罪福行之高下。品格萬途。諸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衆等。俱用正月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四布案行。帝王臣民八夷飛鳥走獸鬼龍行之善惡。知與四天王月八日十五日盡三十日。所奏同。不均天下。使無枉錯。覆校三界衆生罪福多少。所屬福多。即生天上。即勅四鎮五羅大王司命。增壽益算。下閻羅王攝五官。除罪名。定福祿。故使持是三長齋。是故三覆八校者。八王日是也。亦是天帝釋輔鎮五羅四王。地獄

五戒一本
作八戒

王阿須輪。諸天案行。比核定生注死。增減罪福多少。有道德意。無道德意。大意小意。開解不開解。出家不出家。案比口數。皆用八王日。何等八王日。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爲八王日。天地諸神陰陽交代。故名八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上下望望朔晦。皆錄命上計之日。故使於此日。自守持齋。以還。自校。使不犯禁。自致生善處。又增一阿含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八關齋。離諸苦者。得盡諸漏。入涅槃。城當求方便。成此八齋。人中榮位。不足爲貴。天上快樂。不可稱計。欲求無上之福者。當求此齋。欲生六欲。天色無色界天者。當持此齋。欲求一方二方三方四方天子。轉輪聖王位者。亦獲其願。欲求聲聞緣覺佛乘者。悉成其願。吾今成就。由其持戒。五戒十善。無願不獲。又涅槃經云。佛言。大王。波羅奈國有屠兒。名曰廣額。於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一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爲北方天王毗沙門子。如來弟子。尙有如是。大功德果。沉復佛也。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後世衆生。身長八丈。壽命滿足。八萬四千歲。是時受戒。復有於今。惡世受戒。是二所得果報正等。何以故。三善根平等。故。又賢愚經云。昔迦葉佛滅度之後。遺法垂末。有二梵志。到比丘邊。俱受八戒。一願生天。一願作國王。願生天者。至家爲婦。逼非時食。由破戒故。乃生龍中。願作王者。持戒完具。得生王家。作大國王。其王國中。多有甘果。管遣一人。隨時看送。其人後時。於園中得一顆。奈色香甚美。持與門監。展轉

甚家堂柱
每見一本
作善堂柱
今日忽放
○餘有異
物一本作
必有異事

奉王。王食此奈。甚覺甘美。便問夫人。展轉相推。到於園監。王即喚來。而責之曰。如此美奈。何為不送。園監於是具陳本末。王瞋語言。自今以後。常送斯奈。園監啓王。此奈無種。何由可辨。王復語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其人還園。舉聲大哭。時有一龍。從泉而出。變身為人。問其哭由。園監具說。龍聞入水。即以金盤盛奈。與之。遣持奉王。并贈吾意云。吾及王本是親友。乃昔在世時。俱為梵志。共受八戒。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為人王。吾戒不全。故生龍中。今欲奉修。八關齋法。求捨此身。當為吾覓八戒齋文。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監奉奈。具說龍意。王聞甚愛。良由時世。無有佛法。齋法難得。王勅一臣。龍索齋法。仰卿得之。若不得者。吾當殺卿。大臣至家。甚懷憂愁。臣父見子。面色不悅。問知委由。其父語言。吾家堂柱。每見光明。試破看之。儻有異物。尋即破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得已奉王。王得歡喜。自送與龍。龍得此經。使用好寶。贈遺於王。王及於龍。重修八戒。盡壽生天。同共一處。至釋迦佛出世之時。來至佛所。佛為說法。二天俱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又智度論云。若人欲求最大善利。應當持戒。戒如大地。一切萬物有形之類。皆依地住。戒亦如是。一切善法皆依戒住。若世間人。下品持戒。得生人中。中品持戒。生於天上。乃至上品清淨持戒。得至佛道。若破戒者。墮三惡道。是故佛言。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如有人。厭患貧窮。供養諸天。滿十二年。求索富貴。天愍此人。自現其身。而問之曰。汝求何等。貧

得
錄一本作

人答言。我求富貴。欲令心中。所願皆得。天與一器。名曰德瓶。而隨之。言。所須之物。從此瓶出。其人得已。應意所欲。無所不得。得如意已。其作好舍象馬車乘。七寶具足。供給賓客。事事無乏。客問之。言。汝先貧窮。今日何由得如此富。彼人答言。我得天瓶。瓶能出此種種衆物。故富如是。客語之。言。出瓶見示。并所出物。彼人聞已。即為出瓶。瓶中引出種種衆物。其人僑逸。立瓶上舞。瓶即破壞。一切衆物一時失滅。持戒之人。亦復如是。若能持戒。種種妙樂無願不得。若人破戒。僑逸自恣。亦如彼人破瓶。失利也。

得失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若人欲受八戒。先自恣女色。或作音樂。或貪飲食。種種戲笑。如是放逸。盡心故作。然後受戒。不問中前中後。皆不得戒。若無本心受戒。種種放逸。後遇知識。即為受戒。不問中前中後。並得戒受。又善生經云。若諸貴人。常勸作惡。若欲受齋。先當宣令。所屬之境。齋日莫行惡事。如是清淨得齋。若不遇者。不成。以惡律儀故。又俱舍論云。若先作意於齋日。受者。雖食。竟亦得受。又薩婆多論云。若受八戒。應言。一日一夜不殺等。令言論斷絕。莫使與終身戒相亂。又成實論問曰。是八齋。但應具受。為得分受。答曰。隨力能持多少。皆得戒受。復有人言。此法。但一日一夜受。是事云何。答曰。隨受多少。並得戒。或一日一夜。或半日半夜。或一月半月等。增一阿含經云。若受八關齋。先須懺悔前罪。然後受戒。懺悔方法。如前懺悔經說。隨

相一本作

受法部第五

依智度論。受云。我某甲今。一日一夜。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為淨行優婆塞。女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竟。一日一夜。為淨行優婆塞。既受得戒已。次當為說戒相。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偷盜。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偷盜。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淫泆。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淫泆。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妄語。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飲酒。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坐高大牀上。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坐高大牀上。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著香華瓔珞。不香油塗身。不著香薰衣。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著香華瓔珞。不香油塗身。不著香薰衣。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過中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過中食。亦如是。我某甲受行八戒。隨學諸佛。名為布薩。願持是。福不墮三惡八難。亦不求輪王梵王世界之樂。願諸煩惱消除。速得薩雲若成就佛道。布薩者。泰云。共住也。故僧祇律云。佛告比丘。今是齋日。喚優婆塞。淨洗浴。著淨衣。受布薩。又薩婆多論云。必無人受者。但心念口言。自歸三寶。我持八戒。亦得。又成實論云。有人言。此戒要從他受。其事云何。是亦不定。若無人時。但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亦得。人女受戒。不假相。體自外法。用並同前。說。

戒相部第六

既受得戒已。理須識相。護持。若不識相。遇緣還犯。前之五戒。一同五戒。中說。後之三戒。今重料簡。離莊嚴具者。如俱舍論云。離非舊莊嚴。何以故。若常所用莊嚴。不生極醉亂。故述曰。有與女人授戒。不許飲乳。小兒同宿。恐云。破戒。又不許木牙八尺。牀上坐臥。令在地鋪。又不許白素木椀。非時飲水。恐受膩破齋。如是種種妄行。禁制皆不合。聖教。反結無知不學之罪。縱共父兄等同宿。但於戒不犯。非名破戒。又薩婆多論云。若已受八戒。而鞭打眾生。或盲待。至明日。當打。皆令戒不清淨。非是破戒。又阿含經云。高廣大牀者。陛下。足長尺六。非高闊四尺。非廣。長八尺。非大。越此量者。方名高廣大牀。復有八種牀。初。四約物。辯體。貴不合。坐下。四約人。辯大。縱令地鋪。擬於尊人。亦不合。坐。一金牀。二銀牀。三牙牀。四角牀。五佛牀。六辟支佛牀。七羅漢牀。八師僧牀。父母牀。不在禁限。第七辯位者。如薩婆多論云。問。七衆外。有木叉戒。不答。八戒。是以此義。推受八戒。人不入七衆。攝若知位處。應在五戒。優婆塞。上坐。以受戒多。故智度論。將八戒。譬於健將。又成實論云。八戒。優婆塞者。秦言善宿男。是人善心。離破戒宿。故優婆塞者。諸經亦云。清信士。亦云。近佛男。優婆夷者。亦云。清信女。亦云。近佛女也。依如西域俗人。信持五戒八戒者。始得喚為優婆塞。優婆夷。衣服居止。舉動合宜。亞類。出家人。在於不持戒者。上坐。不同。漢地。無法白衣。業行昏馳。穢染雜濁者。雷同呼為優婆塞等。亦稱為賢者。

無望之甚。勿過於此。又是法非法經云。佛告諸比丘。有賢者。非賢者。何等。非賢者。法。若比丘。大姓。欲學道。有餘同學。非大姓。故為自驕。身欺餘。是非賢者。法。復何等。為賢者。法。謂學計。我不必大姓。能斷貪瞋癡。或時有非大姓家。方便受法。如法說行。不自譽。亦不欺。是名賢者。法也。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問曰。齋法云何。答曰。應作是言。如諸聖人。常離殺生。棄捨刀杖。常無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我某甲。今一日一夜。遠離殺生。棄捨刀杖。無有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不與取。身行清淨。受而知足。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劫盜。不與取。求受清淨自活。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斷淫泆。遠離世樂。我今一日一夜。除斷淫泆。遠離世樂。淨修梵行。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妄語。習持真實語。正直語。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忘語。習持真實語。正直語。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酒。酒是放逸處。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於酒。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榻草蓐為座。我今一日一夜。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榻草蓐為座。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我今一日一夜。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如偈說曰。

殺盜淫妄語 飲酒及華香 瓔珞歌舞等 高牀過中食 聖人所捨離

我今亦如是 以此福因緣 一切共成佛

諸子婦一
本作諸佛

又佛說齋經云。佛在舍衛城東丞相家。殿丞相母名維耶。早起沐浴著綵衣。與諸子婦俱出。稽首佛足。一面坐。佛問維耶。沐浴何早。對曰。欲與諸子婦俱受齋戒。佛言。齋有三輩。樂何等。齋。維耶長跪言。願聞何謂三齋。佛言。一為牧牛齋。二為尼捷齋。三為佛法齋。牧牛齋者。如牧牛人。求善水。飲其牛。暮歸思念。何野有豐饒。須天明當往。若族姓男女。已受齋戒。意在居家利養。念美飲食。有養身者。是為如彼牧牛人。意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二尼捷齋者。當月十五日齋時。伏地受齋戒。為十由延。內諸神拜言。我今日齋。不敢為惡。不為妻子奴婢。非是我有。至到明日。如彼尼捷外道。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三佛法齋者。內道弟子。月六齋日。受持八戒。何謂八戒。第一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殺意。慈念衆生。不得殘害。螻蛄之類。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二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貪意。思念布施。却慳貪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三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淫意。不念房室。修治梵行。不為邪欲。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四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妄語。思念至誠。言不為詐。心口相應。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五戒者。一日一夜。持心不飲酒。不醉迷亂。去放逸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六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著華香。不傅脂粉。不為歌舞倡樂。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七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臥好牀。卑牀草蓐。捐除睡臥。思念經道。如清淨戒。以一心習。第八戒者。一日

一夜持心奉法。時過中不食。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訂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訂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麗盟〕

受戒篇第八十七

十善部第六 此別五部

述意部 懺悔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功能部

述意部第一

經一本
作釋

夫以聖道遠而難希。淨心近而易惑。為山基於一篑。為佛起於初念。故萬里之剋。離初步而不登。三祇之功。非始心而罔就。是知行人。發足常步。此心開示。初學須崇十善。今既五濁交亂。過犯滋彰。不作則已。作便極重。用此量情。如何輕侮。如經犯重罪人。比此閻浮。一萬六千年。始同他化。自在天壽。一日一夜。用此長日。壽命一萬六千歲。比閻浮提。日月則經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在阿鼻地獄。若更頑固。不信佛經。即依觀佛三昧經。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深重難計。弗可除滅。比見道俗。於其齋日。唯受五八三聚戒等。論其十善。都無受者。良由僧等。隱匿聖教。致令不弘。失於道分。故未曾有經云。下品十善。謂一念頃。中品十善。謂一食頃。上品十善。謂從旦至午。於此時中心念十善。止於十惡。故野干心念十善。七日不食。得生兜率天。又上生經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欲生第四天。當於一日至第七日。繫念彼天。持

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佛前。隨念往生。言七日者。且從近論。尙感彼天。況復一生。而不剋獲。問曰。天上勝報。不可思議。如何七日。便感大福。答曰。善因雖微。獲果甚大。如小燭火。能燒大山。一善能破大惡。亦如少燈。能破多闇。輕日。能消重露。小子能生大樹。世事尙然。何況善力也。

懺悔部第二

述曰。比見愚夫。不肯受懺。口出妄言云。我但不作惡。即名為善。何須令我更復受懺。答曰。大聖與教事。同符印。若不奉行。便無公驗。故須願須。所不造衆惡。依願起行。可得承受。如牛雖有力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若不預作。輒然起善。內無軌轄。後遇罪緣。便造不止。由先無願。故造衆惡。大聖知機。故令受善。若謂我不造惡。便是善者。汝不作善。亦應是惡。如牛馬驢騾。亦不殺生。豈是善耶。此乃心在無記。無罪福業。故須起念。專志深重。方成業道。如未曾有經云。時有外道。婆羅門婦。名曰提韋。夫凶家貧。自責孤窮。欲自燒身。祠天求當來福。時有道人。名曰辯才。教化提韋女人曰。譬如牛狀。患車故欲使車壞。前車若壞。續得後車。觀其項領。罪未畢。故人亦如是。假令燒壞百千萬身。罪業因緣相續。不滅。如阿鼻獄。燒諸罪人。一日之中。八萬過死。八萬更生。過一劫已。其罪方畢。況復汝今一過燒身。欲求滅罪。何有得理。提韋白言。當設何方。令得罪滅。辯才答言。前心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消闇。自有方便。滅除殃罪。現世安隱。後生善處。提韋聞已。心大歡喜。憂怖即除。即率家內。奴婢眷屬。五百餘人。圍繞叩頭。恭敬合掌。白辯才言。尊向所說。滅罪事由。願更為說。除罪之法。當如法行。辯才答曰。起罪之由。由出身口意。身業不善。殺盜邪淫。口業不善。妄言兩舌。惡口綺語。意業不善。嫉妬瞋恚。慢邪見。是為十惡。受惡罪報。今當一心。丹誠懺悔。若於過去。若於今身。有如是罪。今悉懺悔。出罪滅罪。當自立誓。救度眷屬。代其懺悔。所修福善。施與一切。受苦衆生。令其得樂。衆生有罪。我當代受。緣是受身。至成佛道。懺悔訖已。更賜餘善。當勤奉行。辯才更為受十善之法。具如下法。

受法部第三

述曰。若欲受戒。要對一。出家五衆人。前受。具修威儀。胡跪合掌。請一戒師云。我某甲。今請大德。為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願大德。為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受十善。慈愍故。如三乘之根本。人天之寶。得受妙果。定由師訓。豈得不請。經云。此之受法。大意有二。初對人受。後自受法。初對人受。依經略引二文。且依未曾有經云。汝今當誠心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如是三說。今當盡形受十善道。我弟子某甲。從今盡形不殺不盜不邪淫。是身善業。不妄言兩舌不惡口綺語。是口善業。不嫉妬瞋恚慢邪見。是意善業。是則名為十善戒法。第二依文殊師利問經。受十善法。此之十善。共出家沙彌十戒。文同。然此經意。亦通在家菩薩。

亦得同受。是故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歸依佛。佛告文殊。歸依佛者。應如是言。大德。我某甲。乃至菩提。歸依佛。乃至菩提。歸依法。乃至菩提。歸依僧。如是。我某甲。已歸依佛。竟。已歸依僧。竟。如是。次受戒相者。大德。我持菩薩戒。我某甲。乃至菩提。不殺衆生。離殺生想。乃至菩提。不盜。亦離盜想。乃至菩提。不非梵行。離非梵行想。乃至菩提。不妄語。離妄語想。乃至菩提。不飲諸酒。離飲酒想。乃至菩提。不著香華。亦不坐臥高廣。大牀。離大牀想。乃至菩提。不遇中食。離過中食想。乃至菩提。不捉金銀生像。離捉金銀想。乃至當具六波羅蜜。大慈大悲。第二明自受法。若無出家。人可對受時。於其齋日。向佛像前。至誠懺已。自發善願。要期受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次受戒相云。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殺心。乃至不起邪見。如是。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殺心。竟。乃至不起邪見。竟。如是。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殺心。竟。乃至不起邪見。竟。此而受亦得。非正文。准意無功也。

戒相部第四

依大般若經第四百七。自受持十善業道。亦勸他受持十善業道。無倒稱揚受持十善業道。法歡喜讚歎受持十善業道者。並皆如是。自受勸持。又文殊問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出世間戒。有幾種。佛告文殊師利。若以心分別男女非男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若以心分別畜生鬼神。諸天男女非男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不起慈悲心。是菩薩犯波羅夷。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他物起盜想。犯波羅夷。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起妄語心。犯波羅夷。又梵網經云。佛告諸菩薩。言。我今半月半月。自誦諸佛法戒。汝等一切菩薩。乃至十地。諸菩薩。亦誦是戒。諸佛之本原。行菩薩之根本。若受戒者。國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欲天。庶民黃門。姪男姪女奴婢。八部鬼神金剛神。畜生乃至變化人。但解法師。言盡受得戒。皆名第一清淨者。佛告諸佛子。言。有十重波羅提木叉。若受菩薩戒。不誦此戒者。非菩薩。非佛種子。我亦如是誦。一切菩薩。已學。一切菩薩。當學。一切菩薩。今學。已略說波羅提木叉。相貌。應當學。敬心奉持。佛告佛子。若自殺。教人殺。方便讚歎殺。見作隨喜。乃至咒殺。殺業。殺法。殺因。殺緣。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心。方便救護。而自恣心。快意殺生。是菩薩第一波羅夷罪。若佛子。自盜。教人盜。方便盜。盜業。盜法。盜因。盜緣。咒盜。乃至鬼神。有主劫財物。一切財物。一針一屨。不得故盜。而菩薩應生佛性。孝順。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樂。而反更盜人物。是菩薩第二波羅夷罪。若佛子。自姪。教人姪。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姪。姪因。姪業。姪法。姪緣。乃至畜生女。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姪。而菩薩生孝順心。救度一切衆生。淨法與人。而反更起一切人姪。不擇畜

俱下一本
有殺字

神女。及非道行姪。而菩薩生孝順心。救度一切衆生。淨法與人。而反更起一切人姪。不擇畜

生乃至母姊六親行淫無慈悲心。是菩薩第三波羅夷罪。若佛子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妄語。因妄語。業妄語。法妄語。緣。乃至不見言見。見言不見。身心妄語。而菩薩常生正語。亦生衆生。正語正見。而反更起一切衆生。邪語邪見。邪業。是菩薩第四波羅夷罪。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業酤酒。法酤酒。緣。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因緣。而菩薩應生一切衆生。明達之慧。而反更生衆生。顛倒心。是菩薩第五波羅夷罪。若佛子口自說。出家在家。菩薩。比丘比丘尼。罪過。教人。說罪過。罪過。因罪過。業罪過。法罪過。緣。而菩薩聞外道惡人及二乘惡人。說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悲心。教化是惡人。令生大乘善信。而菩薩反更自說佛法中罪過。是菩薩第六波羅夷罪。若佛子口自說。毀他。亦教人自說。毀他。毀他。因毀他。業毀他。法毀他。緣。而菩薩應代一切衆生。受加毀辱。惡事。自向己。好事。與他人。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菩薩第七波羅夷罪。若佛子自慳。教人慳。慳。因慳。業慳。法慳。緣。而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而菩薩惡心。瞋心。乃至不施一錢一針。一卵。有求法者。不為說。一句一偈。一微塵許。法。而反更罵辱。是菩薩第八波羅夷罪。若佛子自瞋。教人瞋。瞋。因瞋。業瞋。法瞋。緣。而菩薩應生一切衆生。中善根無諍之事。常生悲心。而反更於一切衆生中。乃至於非衆生中。以惡口罵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意猶不息。前人求悔。善言懺謝。猶瞋不解。是菩薩第九波羅夷罪。若佛子自謗。三寶。教人謗。三寶。謗。因謗。業謗。法謗。緣。而菩薩見外道及以惡人。一言謗佛。音聲。如三百銚刺心。况口自謗。不生信心。孝順心。而反更助惡人。邪見。人。謗。是菩薩第十波羅夷罪。若善學諸人者。是菩薩十波羅提木叉。應當學於中。不應一一犯。如微塵許。何況具足。犯十戒。若有犯者。不得現身發菩提心。亦失國王位。轉輪王位。亦失比丘比丘尼位。失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佛性常住。妙果。一切皆失。墮三惡道。中二劫三劫。不聞父母三寶。名字。以是不應一一犯。汝等一切諸菩薩。今學當學已學。是十戒。應當學。敬心奉持。入萬威儀品。當廣明。須此十戒已。更有四十八輕法。並

功能部第五

如大集經云。佛言。諸仁者。休息殺生。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於諸衆生。得無所畏。二於諸衆生。得大慈心。三斷惡習氣。四少諸煩惱。為事決斷。五得壽命長。六為非人護持。七寤寐安隱。無諸惡夢。八無諸怨讎。九不畏惡道。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殺生。得十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證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諸殺害。長壽。衆生。來生其國。

佛言。休息偷盜。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具大果報。為事決斷。二所有財物。不共他。有三不共五家。四衆人愛敬。無有厭足。五遊行諸方。無有留難。六行來無畏。七以樂布施。八不求財寶。自然速得。九得財不散。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偷盜。得十種功德。若能

殺害一本
作刀杖

得財一本
作得財

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到菩提時。於彼國土。具足種種華果樹林衣服瓔珞莊嚴之具珍奇寶物。無不充滿。

佛言。休息邪淫。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得諸根律儀。為事決斷。二得住離欲清淨。三不惱於他。四衆人喜樂。五衆人樂觀。六能發精進。七見生死過。入常樂布施。九常樂求法。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邪淫。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無有生具。亦無女根。不行淫慾。皆悉化生。

佛言。休息妄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衆人保任。所言皆信。二於一切處。乃至諸天。發言得中。三口出香氣。如優鉢羅華。四於人天中。獨作證明。五衆人愛敬。離諸疑惑。六常出實語。七心意清淨。八常無詭語。言必應機。九常多歡喜。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妄語。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無有生具。衆妙寶香常滿其國。

佛言。休息兩舌。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身不可壞平等。二眷屬不可壞平等。三善友不可壞平等。四信不可壞平等。五法不可壞平等。六威儀不可壞平等。七耆摩他不可壞平等。八三昧不可壞平等。九忍不可壞平等。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兩舌。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眷屬一切魔怨及他朋黨。所不能壞。

捷一本作

佛言。休息惡口。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得柔軟語。二捷利語。三合理語。四美潤語。五言必得中。六直語。七無畏語。八不敢輕歎語。九法語清辯。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惡口。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法聲充徧。離諸惡語。

實一本作

佛言。休息綺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天人愛敬。二明人隨喜。三常樂實事。四不為明人所嫌。共住不離。五聞言能領。六常得尊重愛敬。七常得愛樂阿闍若處。八愛樂賢聖。默然。九遠離惡人。親近賢聖。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綺語。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端正衆生。來生其國。強記不忘。樂住離欲。

佛言。休息貪欲。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身根不缺。二口業清淨。三意不散亂。四得勝果報。五得大富貴。六衆人樂觀。七所得果報眷屬不可破壞。八常與明人相會。九不離法聲。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貪欲。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於魔怨及諸外道。

佛言。休息瞋恚。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離一切瞋。二樂不積財。三衆聖喜樂。四常與賢聖

相會。五得利益。事六顏容端正。七見衆生樂。則生歡喜。八得於三昧。九得身口意光澤調柔。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曠患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得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衆生悉得三昧。來生其國。心極清淨。佛言。休息邪見。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心性柔善。朋侶賢良。二信有業報。乃至壽命不起。諸惡。三敬信。三寶。設爲活命。不信天神。四得於正見。不怪異事。亦不簡擇。良日吉時。五常。生人天。離諸惡道。六常樂福德。明人讚譽。七棄俗禮儀。常求聖道。八離斷常見。入因緣法。九常與正趣正發心人共相會遇。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邪見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速滿六波羅蜜。於淨佛土。而成正覺。得菩提已。於彼佛土。功德智慧。一切善根莊嚴。衆生來生其國。不信天神。離惡道。畏於彼命終。還生善道。

三聚部第七 此別有十三部

- 述意部 損益部 簡德部 懺悔部 受法部 請證部 戒相部 勸請部
- 隨喜部 迴向部 發願部 優劣部 受捨部

述意部第一

夫十善五戒。心須形受。菩薩淨戒。可以心成。故戒法理曠事深。在家出家平等。而受慧芽因。斯以成定水。沿滋而滿。必莊嚴於六度。瓔珞乎四等。雖復棟宇未成。而基階已廣。惟斯戒本。

心須一本
作必須
茲一本作

流來漢地。源始晉末。中天竺沙門曇無讖者。賣此戒經。及優婆塞法。東渡流沙。撮舉章條。抄出戒本。涼州有道進法師者。道心超絕。慧力備猛。流聞戒來。乃馳往燉煌。躬自迎接。戒法既至。時無其師。於是謹依經文。自誓而受。于時涼州道俗。並未之知也。既而彼寺道明法師夢。進從佛受記。又僧尼信士十有餘人。咸同此夢。互相徵告。俄而進還。果受斯戒。明年德崇重。西土之望。既愛樂大乘。兼證瑞夢。心喜內充。既從進受。以爲菩薩勝地。超過三乘。遂屈其年臘。降爲法弟。既而名德僧尼。清信士女。次第受業。三千許人。涼州刺史。聞進戒行。奉導師禮。於是菩薩戒法。流布京國。自爾已來。黑白依持。受者無量。願斯甘露等雨。大千諸撰。茲記其始末耳。

損益部第二

依瓔珞經云。佛言。佛子。今爲諸菩薩。結一切戒根本。所謂三聚戒。是佛子受十無盡戒。已其受者。過度四魔。越三界。苦從生。生不失此戒。常隨行人。乃至成佛。生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毀謗。五不飲不醉酒。六不自讚毀他。七不說在家出家善惡。八不貪。九不瞋。十不誹。三寶。是名十無盡戒也。佛子。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衆生。不受是菩薩戒者。不名有情。識者。畜生無異。不名爲人。常離三寶海。非菩薩。非男。非女。名爲畜生。名爲邪見人。名爲外道。不近人情。故知菩薩戒。有受法。而無捨法。有犯不失。盡未來際。若有人欲受菩薩戒者。法師先爲解說。使其樂著。然後爲受。又復法師。能於一切國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

法苑珠林卷第九

菩薩戒者。是法師其福勝造八萬四千塔。况復二人三人。乃至百人千人等。福報不可稱量。其法師者。夫婦六親得互為師。其受者入諸佛界菩薩數中。超過三劫生死之苦。是故應受。有而犯者。勝無不犯。又犯名菩薩。不犯名外道。以是故。有受一分戒。名一分菩薩。乃至三三四十名。具足受戒。是故心盡戒亦盡。心無盡。故戒亦無盡。六道衆生受得戒者。但解語得戒不失也。又善生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者退菩提心。二者得上惡心。離是二因緣。乃至他世地獄畜生餓鬼之中。終不失戒。若於後世更受菩薩戒時。不名新得名。為開示淨。又梵網經云。爾時智者。向十方佛。為受戒人。唱說羯磨。已十方諸佛及諸菩薩。遙見是人。生子想弟想。咸皆垂心憐愍護念。由佛菩薩遙護念。故使受戒之人。功德增長。不失善法。令受戒人。舉身毛孔。從頂至足。如涼風入體。舉身悚慄。當知受者具其戒相。冥中爾時。應有十方諸佛。以正法眼。見此行者。有實真心。釋迦牟尼佛。於聖衆中。應唱如是言。告諸大衆。彼世界中某甲國土某甲菩薩。從某甲智者請菩薩戒。此人無師。我為作師。憐愍故。又佛言。佛子。與人受戒時。唯除有七逆罪。不得受菩薩戒。五逆罪。外加殺和尚。阿闍梨。一切國王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女姪男女。十八梵天。無根二根黃門奴婢。一切鬼神金剛神。畜生及變化人。但解法師語。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皆使壞色。與外道相異。又云。若佛子。太子欲受國王位時。受轉輪王位時。百官受位時。應先受菩薩戒。一切鬼神救護王身百官之身。

大同學一本作大德同學○送一本作逆

諸佛歡喜。既得戒已。生孝順心恭敬心。見上座和尚阿闍梨大同學。同見同行者。而菩薩反。生憍心癡心慢心。不起迎送禮拜。一一不如法。若欲供養時。以自賈身。國城男女七寶百物。而供給之。若不爾者。犯輕垢罪。

儲德部第三

自下諸門並依地持論撰此戒法

極一本作敬○規一本作類

者下一本無此字

細尋聖教。規受萬途。竊謂地持最為樞要。今且隨依撰成大轍。擬為自用。詎敢兼人。夫論受戒。唯有二種。一者弟子戒師千里之內。七衆俱是。然七衆之中。比丘最上。比丘之內。又定者宿為勝。然者宿之德。復有三種。一者同法菩薩。明種性備足。二者已發願菩薩。謂發心具足。三者有智有力。善語善說。能持者彰。畢竟復同。蓋具此三德。方堪為師。若全無此行。則不任為師。弟子者。亦具種性發心。方聽受戒。第二請師者。普賢觀經云。將欲受菩薩戒。先請佛菩薩為師。請云。弟子某甲等。普及法界衆生。奉請釋迦如來。以為和尚。奉請文殊師利菩薩。為阿闍梨。奉請彌勒菩薩。為教授師。奉請十方諸佛。為證明師。奉請十方菩薩。以為已伴。我今依大乘甚深妙義。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既請得師。是以次為聽許。故欲受戒者。具修威儀禮戒師已。應作是言。我於大德乞受菩薩戒。大德於我不憚勞者。哀愍故。聽許戒師答言好。既許可已。即教學方廣摩德勒伽論五明論等。令知犯不犯染汙不染汙。柔順中上及四十二戒。亦須誦委。然後對佛為受。若先學大乘者。便許而即受。弗同此例。謂從戒

師聽可之後。或三年。或百日。或一日。於道場內。偏袒右肩。禮三世十方一切諸佛。禮一切大地菩薩。禮佛菩薩。已念彼諸佛。乃與菩薩三聚功德。及禮戒師長跪。曲身作是言。唯願大德。授我菩薩戒。作是言已。長養淨心。惟在得戒。無餘念也。

懺悔部第四

夫欲納受淨法。要須洗滌內心。方堪得受。凡汚心之垢。唯迷與障。迷者謗無三寶。障者廣起十惡。今教懺者。正懺此二。又依梵網經云。若教戒法師。見欲受戒人。應教請二師。和尚阿闍梨。二師應問言。汝有七遮罪不。若現身有七遮罪。師不與受。無七遮者得受。若有犯十戒者。教懺悔。在佛菩薩形像前。日日六時誦十戒四十八輕戒。若敬禮三世千佛。得見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見好相。佛來摩頂。見光華種種異相。便得滅罪。若無好相。雖懺無益。縱是現身亦不得戒。若曾受戒。或犯四十八輕戒者。對手懺罪滅。不同七遮。又若欲受戒時。問言。現身不作七逆罪耶。不得與七逆人受戒。七逆者。一出佛身。血二殺父。三殺母。四殺和尚。五殺阿闍梨。六破羯磨轉法輪。僧七殺聖人。若具七遮。即身不得戒。餘一切人得受戒。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不向六親禮拜。不向鬼神禮拜。但解法師語。百里千里來求法者。而菩薩法師。以惡心瞋心。而不即與授一切衆生戒。犯輕垢罪。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諸佛。弟子從本際有識已來。乃至今身。或自不信三寶。或教人不信。

對平一本
作對世

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輕慢三寶。或教人輕慢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侵損三寶。或教人侵損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殺盜淫。或教人殺盜淫。或見作隨喜。或自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教人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見作隨喜。或自貪瞋癡。或教人貪瞋癡。或見作隨喜。於此衆罪。不生慚愧。失菩薩戒。不自覺知。今於佛前。至誠懺悔。願衆罪永斷無餘。志心敬禮一切諸佛。一遍亦得三遍亦得。

受法部第五

此門有四。一定其種性。二定其發心。三定其漸頓。四正為受戒。第一問言。汝某甲善男子善女人。聽法姊妹。汝是菩薩不。答言是。戒師若坐若立。問者皆得。所以坐得者。為戒師老而無力故。所以立得者。為戒師少而有力故。某甲者。蓋題其父母師長所制名也。非謂稱其榮族皇帝明府之號也。設稱亦不發戒。但背法逐情。非重道之儀也。第二問。發菩薩願不。答言已發。菩薩願者。正是道心別名也。第三問。其漸頓。依菩薩善戒經云。優婆塞問菩薩戒法。菩薩摩訶薩。成就戒法。利益衆生者。先當具足學優婆塞戒。沙彌戒。比丘戒。若不具優婆塞戒。得沙彌戒者。無有是處。若不具沙彌戒。得比丘戒者。亦無是處。若不具如是三種戒者。得菩薩戒。亦無是處。譬如重樓。四級次第。不由初級。至二級者。無有是處。不由二級。至於三級。不由三級。至於四級者。亦無是處。若依薩婆多論云。若欲受沙彌戒。先受優婆塞五戒。若欲受。

比丘具戒。先受沙彌十戒。如人入海。從淺至深。如是入佛法大海者。亦當如是。若有難緣。不得漸受者。頓受比丘具戒者。亦得三種戒。然授者得小罪。進前菩薩亦應如是。依地持論。頓第四正。發大乘心。直受菩薩戒。亦得也。第四正。為受戒。戒師問。汝善男子善女人。欲於我所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是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汝能受不。答言能。今言善女人者。止為一人。若對多人。則言某甲等。第二明心念受法者。若無德行之人。可對受者。是行者應具威儀。至佛像前。禮佛已。胡跪白云。我某甲。白十方世界一切諸佛。及入大地諸菩薩衆。我今於諸佛菩薩前。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此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三梵網經云。若從師受。不假好相。以戒師展轉相承。有力故。若對佛像前。自誓受者。要請得好相。方得受戒。以不從師受。自無力故。要須請聖加被。若於定中。若於夢中。若於覺中。感得好相。與聖教相應者。方得。若受戒者。但出自口立誓。要期受詞法用。一如依師受法也。

請證部第六

既受得戒。即須請驗。先請菩薩。後請於佛。初請菩薩者。謂大地菩薩。大地者。謂種性地解行地。乃至十地普賢。乃至賢首是也。受人胡跪。戒師為起。禮於十方諸菩薩衆。作是言。我弟子

請驗一本作請證

某甲。仰啓十方大地微塵數諸菩薩衆。文殊師利金剛幢功德林菩薩等。此某甲菩薩等。在某國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三說。受菩薩戒。我為作證。既請諸佛者。謂十方一切諸佛。且就一教。東方善德佛。乃至下方明德佛等。一切諸佛。第一大師現知見覺。於一切衆生。現知見覺。今某甲菩薩。於某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三說。受菩薩戒。我為作證。三以某自故。無量諸佛大地菩薩前法。有瑞現。或有光明。或有涼風。或有妙香。以有相現故。十方諸佛。於此某甲菩薩。起子想。大地菩薩。起弟想。以起子想弟想故。有慈心愛念。令此菩薩從受已後。犯即尋悔。專精念住。堅持不犯。乃至菩提終無退轉。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清淨。十力四無畏。三念處。三不護業。大悲不妄法。斷除諸習。一切種妙智百四十不共法。悉皆備滿。乘大慈悲。遊騰十方廣度衆生。不辭勞倦。一切衆生成同此益。

戒相部第七

蓋大聖度人。功唯在戒。凡論戒也。樞要有三。一在家戒。謂五戒八戒是。二出家戒。謂十戒二百五十戒是。三世俗通行戒。謂三聚戒是。然此三聚。復有三種。一者戒種。種性是。二者戒心。菩提心。四無量是。三者戒行。六度四攝是。然此度攝。若隨威儀。則名三聚。若依行位。乃稱為七。若就德位。遂號七地及十三住。凡如此說。皆是戒法不同也。上來畧述戒體宗要。如是自下廣明行者。既得戒已。須識戒相知。其受時了達輕重。功能多少。並宜誦持。勿令忘失。我苦

一本作

薩戒弟子某甲。從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於某師所。依地持論。受得菩薩三聚淨戒。其三是。何。一者攝律儀戒。謂惡無不離。起證道行。是斷德。因終成法身。止即是持。作便是犯。順教奉修。慎而不為。二者攝善法戒。謂善無不積。起助道行。是智德。因終成報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順教奉修。以成行德。三者攝衆生戒。謂無生不度。起不住道行。是恩德。因終成應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攝律儀戒者。要唯有四。一者不得為利養。故自讚毀他。無慚波羅夷。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無慚波羅夷。三者瞋心打罵衆生。前人慚謝。不受其懺。無慚波羅夷。四者癡心謗大乘。無慚波羅夷。此即通明三聚所離過。能離體者。謂身口意業思也。攝善法戒者。善無不積。謂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波羅蜜。八萬四千助道行。順教奉修。以成行德。攝衆生戒者。四無量為心。四攝為行。四無量者。謂慈悲喜捨。悲能拔苦。慈能與樂。喜謂慶衆生離苦。究竟樂法。滿足捨謂令衆生行佛行處。至佛至處。方生捨心。四攝為行者。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菩薩將欲攝物。先以財濟。免其形苦。次以愛語。曉寤其心。令其信解。言行利益者。依前信解。次令起行。行謂戒定慧等。令物奉修。是行利攝。同事者。修行既滿。轉依究竟。成就三身。同聖者。所證。故地持論云。布施愛語。未發心。令發心。行利。未成熟。令成熟。同利。未解脫。令解脫。上來所列。令受戒者。誦之。知受戒時節。依師稟教。略識持犯也。

述曰。既受得戒。依經亦須識六重八重等戒。初六重者。如依優婆塞戒經云。若優婆塞受持戒已。雖為天人。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殺。若身自殺。是人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喫法。況四沙門果。是名初重。如是不得偷盜。不得虛說。我得淨觀。不得邪淫。不得宜說。四衆所有過罪。不得酤酒。若破是等戒。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喫法。況得四沙門果。是名六重。第二八重戒者。如依菩薩善戒經云。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六重。二者出家。八重。法若犯一一重法。現在不能莊嚴。無量無上菩提。不能令心寂靜。是則名為名字菩薩。非義菩薩。是名菩薩旃陀羅也。菩薩心有上中下。若後四重。下中心犯。不名為犯。若以上心惡心犯者。是名為犯上者。所謂樂作四事。心無慚愧。不知懺悔。不見犯罪。證破戒者。是名上惡心犯。菩薩雖犯如是四重。終不失於菩薩戒也。八重者。如比丘四重。後加菩薩。不得食。利養。故若依梵網經地持論。有受是菩薩戒。有四十二輕垢戒。不得犯。且逐要畧述三五餘。在廣文。是故經云。若佛子。常應一心受持讀誦此戒。剝皮為紙。刺血為墨。以髓為水。折骨為筆。書寫佛戒。麻皮穀紙。絹等。亦應悉書持。常以七寶無價香華。一切雜寶。為箱盛經律卷。若不如法供養者。犯輕垢罪。若佛子。不得畜刀仗弓箭。販賣輕稱小斛。因官形勢。取人財物。害心繫縛。破壞成功。長養雜戲。撈捕。作賊。使命。若故作者。犯輕垢罪。若佛子。以惡心。故觀一切男女軍陣等圖。亦不得聽諸音樂。食。自磨。自舂。占相。吉凶。咒術。工巧。調鷹。方法和合毒藥。都無慈心。犯輕垢罪。若以惡心。自謗。

刑一本作

戒已。雖為天人。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殺。若身自殺。是人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喫法。況四沙門果。是名初重。如是不得偷盜。不得虛說。我得淨觀。不得邪淫。不得宜說。四衆所有過罪。不得酤酒。若破是等戒。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喫法。況得四沙門果。是名六重。第二八重戒者。如依菩薩善戒經云。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六重。二者出家。八重。法若犯一一重法。現在不能莊嚴。無量無上菩提。不能令心寂靜。是則名為名字菩薩。非義菩薩。是名菩薩旃陀羅也。菩薩心有上中下。若後四重。下中心犯。不名為犯。若以上心惡心犯者。是名為犯上者。所謂樂作四事。心無慚愧。不知懺悔。不見犯罪。證破戒者。是名上惡心犯。菩薩雖犯如是四重。終不失於菩薩戒也。八重者。如比丘四重。後加菩薩。不得食。利養。故若依梵網經地持論。有受是菩薩戒。有四十二輕垢戒。不得犯。且逐要畧述三五餘。在廣文。是故經云。若佛子。常應一心受持讀誦此戒。剝皮為紙。刺血為墨。以髓為水。折骨為筆。書寫佛戒。麻皮穀紙。絹等。亦應悉書持。常以七寶無價香華。一切雜寶。為箱盛經律卷。若不如法供養者。犯輕垢罪。若佛子。不得畜刀仗弓箭。販賣輕稱小斛。因官形勢。取人財物。害心繫縛。破壞成功。長養雜戲。撈捕。作賊。使命。若故作者。犯輕垢罪。若佛子。以惡心。故觀一切男女軍陣等圖。亦不得聽諸音樂。食。自磨。自舂。占相。吉凶。咒術。工巧。調鷹。方法和合毒藥。都無慈心。犯輕垢罪。若以惡心。自謗。

傳一本作

三寶詐現親附口偽說空行在有中若見外道一切惡人劫賊賣佛菩薩父母形像販賣經律販賣僧尼而菩薩見是事已方便教化贖之若不贖者犯輕垢罪既略識持犯即須禮退故地持論云令受戒者禮佛一拜大地菩薩一拜不云禮法義准通禮三拜彌善

勸請部第八

述曰法師升座訖讚頌供養時將為大衆敷演法要藉聖加被方得宣釋大衆同時運心請聖加被十方凡聖說聽二衆加於觀心內益勝智外增言辯方能識微知根所說無倒又加聽者一心恭敬無倒聽聞故阿含經偈云

現一本作

方說一本作十方諸佛

聽者遠視如渴飲一心入於語義中聞法踴躍心悲喜如是之人可為說又同請諸佛轉正法輪十方世界應成諸佛於念念中出與於世越過數量前念既爾後念亦然皆待請方說十方凡聖處法界堂咸請久住轉正法輪然諸凡聖敬人重法心至誠故諸佛隨機受請轉正法輪隨者諸佛赴機受請轉法輪時我及聖衆常預勸請之流無空過者何以故念念常勸請故令諸衆生聞法寤解捨邪入正越凡得聖治我無始已來教人爲惡破壞他善奪他勝利謗佛法僧塵沙障業然諸衆生既聞法已寤入得證展轉教導一切衆生盡未來際常無斷絕十住毗婆沙論云十方一切佛現在成道者我請轉法輪安樂諸衆生十方一切佛

若欲捨壽命我今頭面禮勸請令久住

述曰前偈請佛轉正法輪增長智慧治我無始已來自作教人勝法之罪後偈請佛久住受人供養增長福業治我自作教他謗佛惡業之罪此則福智雙行也

心可緣界一本心緣界可

隨喜部第九

願令我身心猶如明淨鏡十方諸佛土自在於中現彼一一刹海諸佛身充滿諸觀諸佛身真實無去來各放勝光明微妙難思議照除我煩惱如日消垂露得除煩惱已證見十方佛於一一佛前勸請修供養身心若未盡勸請無休息復願我身心猶如淨法界一一毛孔內流出諸佛雲佛雲難思議普覆衆生類隨彼所見聞如意受安樂衆生界若盡心可緣界盡願我淨心內佛出無休廢竊惟我所修施等諸善根皆從法界流是諸佛所行計我愚且鄙常應沒諸惡何其年將暮得發施等心自慶希所得踊躍無有量因見諸衆生修行凡夫善乃至一彈指我心悉隨喜况諸大菩薩成諸波羅蜜滿足諸地道而當不放棄是故我慶悅稽首諸法藏迴向部第十

每根一本
作菩提

罪中之大罪 惡中之大惡 於諸衆生內 其唯我一人 自非諸佛力
及衆生善根 以自所作業 望消己罪者 會無如之何 是以隨所作
一切諸善根 不敢私自許 盡迴施衆生 卽復爲衆生 持彼所施善
迴向大菩提 令究竟解脫 彼旣成佛已 各以自在力 皆共攝受我
使行菩提道 令佛入境界 故我於衆生 最後成正覺 所以淨身心
頂禮大迴向

發願部第十一

初有十大願 並是人述耳

一供養願。願供養勝緣福田。師法主。二受持願。願受持勝妙正法。三轉法輪願。願於大集。中
轉。未曾有法輪。四修行願。願如說修行。一切菩薩正行。五成熟願。願成熟此器世界衆生。三
乘善根。六承事願。願往諸佛土。常見諸佛。常得敬事。聽受正法。七淨土願。願清淨自土。安立
正法。及能修行衆生。八不離願。願於一切生處。常不離諸佛菩薩。得同意行。九利益願。願於
一切生處。常作利益衆生。事無有空過。十正覺願。願與一切衆生。同得無上菩提。常作佛事。
願我作大地。廣長無限量。爲諸衆生等。作真歸依處。凡有受用者。
成就對治道。滅諸妄想。顯生長菩提心。甚深無障礙。受用不可盡。
願我作大水。具足八功德。唯洗衆生心。煩惱諸垢。悉令畢竟淨。

真如味
本作真如
來

滿足佛菩提。願我作大火。日月諸星光。燒竭寒冰獄。普照閻冥國。
於彼諸衆生。救攝無有餘。悉令得見道。解脫一切過。願我作大風。
徹密滿虛空。諸有熱惱處。扇之以清涼。愜然受安樂。願我作虛空。
寂然無障礙。攝受諸衆生。一切無有餘。其有受用者。皆得二無我。
以空三昧樂。而共相娛樂。願作藥樹王。徧覆衆生界。見聞及服藥。
除病消衆毒。毒消病已除。煩惱亦皆無。次以真如味。充滿佛法身。
願我作飲食。色香美味具。於諸衆生前。一切皆示現。隨其所味樂。
一切皆滿足。至於生死際。是食爾乃消。願我作衣服。輕軟色微妙。
小大隨形量。溫涼稱物情。等心施衆生。決定無有餘。令彼心清淨。
具足妙莊嚴。

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善根。以此善根。施與一切無邊衆生。悉共迴向無上菩提。令我此
願念念增長。世世所生。常繫在心。終不忘失。常爲陀羅尼之所守護也。

優劣部第十二

惟居家持戒。凡有四種。一曰下。二曰中。三曰上。四曰上上。若爲現樂。怖畏惡名。或爲家法。助
隨他意。或避苦役。求離諸難。是爲下人持戒。若爲世間福樂。堅持禁戒。是爲中人持戒。若爲

現一本作

諸法無常。欲求離苦無為常樂涅槃。是為上人持戒。若為憐愍眾生。專求佛道。了知諸法深觀實相。不畏惡道。規招勝樂。是為上上人持戒。故智度論云。下持戒者。生人中。中持戒者。生六欲天中。上持戒者。行四禪四空定。生無色清淨天中。又下清淨持戒。得羅漢道。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道。上清淨持戒。得佛道。又正法念經云。若長師持戒。名下持戒。非畏師持戒。名中持戒。畏惡道持戒。是名上持戒。

受捨部第十三

如大乘菩薩戒。有三種。謂前三聚淨戒是也。此戒受已。謂與心俱。心無後際。故戒不失。又善戒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退菩薩心。二得增上惡心。離是二緣。乃至捨身他世。地獄畜生。終不失戒。後若更受。不名新得。名為開示。淨故長也。又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云。諸大德。一心諦聽。我今欲說三世諸佛菩薩。成就利益。一切眾生功德戒。如是住菩薩戒者。即是前四波羅夷。若有犯者。不名菩薩。現身不能莊嚴。菩提又復不能令心寂靜。是似菩薩。非實菩薩。犯有三種。有輕中上。若輕中心犯。是不名失。若是增上心犯。是名為失。何者是上。若犯上四重。數樂犯心。無慚耻。不自悔責。是名上犯。菩薩雖犯於上四事。不即永失。不同比丘犯於四重。即為永失。菩薩不爾。何以故。比丘犯四重。無受路。菩薩雖犯。脫可更受。是故不同。若依小乘戒。有四種。一在家五戒。八戒。二出家十戒。二百五十戒。此之四種。一受得已。謂與形俱。身存戒在。身謝戒亡。故短大乘戒也。依毗曇論云。別解脫戒捨有四種。一作法捨。二命終捨。三斷善根捨。四二形生捨。又薩婆多論云。若受齋戒已。遇惡因緣。逼欲捨戒者。不必要從出家人邊捨。趣得一人。即成捨。

戒重非處
一本作重

述曰。若有犯戒難緣。逼其犯者。寧可捨却。為之後時無過。故論云。若五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受。八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出家。受十戒。乃至具戒。亦爾。所言四重者。謂盜滿五錢。成重。非處行淫。殺人。自稱得聖。隨犯一戒。即名犯重。於戒律中。無懺悔法。若依方等大乘經等。方開受懺。亦有諸師不許。向優婆塞等。說四重者。恐成誤錯。若不許者。何故欲受戒前。展轉還問。若捨時。隨對一人前捨。並得無問。道俗皆成。問曰。受時。所以對出家人前。成受。捨時。對白衣。亦得。答曰。受戒。欲似登山探寶。所以稍難。捨戒。欲似下坡棄珠。所以甚易。故四分律云。若有捨戒者。於佛法為死。受生則難。趣死極易。捨時應云。大德。一心念我。先受得五戒。為優婆塞。今對大德捨却。作在家白衣。八戒亦成。後若好心發時。欲更受戒。應先懺前罪。後受亦得。頌曰。

大慈振法鼓。開窟無明雙。鑑治心穢垢。防非如利鋒。護鵝不惜命。守草養生同。五篇遮輕重。七聚蕩心胃。晨朝宣寶偈。夕夜虔誠恭。近未出苦海。遠念法身蹤。七支淨三業。五分滿金容。各願堅固戒。

求一本作

淨土得相逢

感應緣十

上一本
會次同

齊沙門上統

晉沙門慧永

晉沙門法安

晉沙門曇曇

齊沙門法度

梁沙門智順

隋沙門淨業

隋沙門靈幹

唐居士張法義

唐居士夏侯均

齊上統師傳云。漢明初。感摩騰法蘭。唯有二人。初來至此。不得受具。但與道俗。剃髮。被服。授條。唯受五戒十戒而已。伏惟如來出世八年。始與羯磨。震旦在白木條。東二萬七千里。開持律五人。得授大戒。自後至漢。第十桓帝。一百餘年內。猶用三歸五戒十戒。迭相傳授。桓帝已後。北天竺國有五西僧。來到漢地。與大僧受具足戒。一名支法領。二名支謙。三名竺法護。四名竺道生。五名支婁讖。其時大律未有。支法領口誦出戒本一卷。羯磨本一卷。在此流行。今時名舊羯磨。後到魏。皇初三年。曇摩迦羅。又譯出戒律。後至晉。孝文世。有光律師。號舊羯磨。及以戒本文有加減多少。不足依大律本。次第刪集。現世流行。號為新羯磨。于時尼衆來求受戒。支法領曰。如律所明。唯關邊地五人。僧受具戒。不論尼衆。是時尼等辭退。而還。泣淚如雨。不能自勝。後到漢。末魏初。東天竺國有二比丘尼。來到長安。見比丘尼衆。問曰。汝誰邊受戒。尼衆答曰。我到大僧所。受五戒十戒而已。二尼歎曰。邊地尼等。悉未有具。為還本國。化得一十五人來。三人在雪山凍死。二人墮黑巖死。餘到此土。唯有十人。在此。諸尼悉赴京師。與授具戒。後到吳地。亦與彼尼。受具訖已。西尼思憶本鄉。即附舶南海而還。及至上船。唯有七人。三人命終。來去經途。十七餘年。後至魏。文帝三年。內勅設無遮大會。魏帝勅問此土僧尼。得戒源由。有何靈驗。諸大德等咸皆不答。于時即有比丘。請向西國問聖人得戒源由。發足長安。到於天竺。見一羅漢。啓白震旦僧尼得戒。以不羅漢答曰。我是小聖。不知得不得。汝在此住。吾為汝上兜率。奉問彌勒世尊。得不來報。即便入定。向兜率天。具問前事。彌勒答曰。僧尼並得戒訖。仍請靈驗。彌勒即取金華云。若邊地僧尼得戒。願金華入羅漢手掌。不得莫入。發願既訖。將華接手。其華入掌中。高一尺影現。彌勒語曰。汝到震旦。比丘所亦當如我此法。羅漢下來。如彌勒法。以華按比丘手。即入掌中。高一尺影現。瑞應既徵。其時即有遠方道俗。來相欽仰。求受三歸五戒。乃有無數。即號為華手比丘。當去之時。有一十八人。自餘慕住西國。或有冒涉流沙風寒。命過。唯有華手比丘。獨還漢地。當本去日。有迦毗羅神現身。語華手曰。道路懸遠。多諸險難。弟子送師至彼。來往清吉。未到之間。魏文帝殿前。有金華空中現。文帝問太史曰。有何變怪。太史答曰。西域正法欲來。到此不盈一月。華手比丘掌中金華。來到此土。初至之日。空裏金華。即滅不現。大瑞既徵。故戒福永傳也。

晉廬山有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就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卒以終歲。樂住廬山。與遠同止。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

因上一本
有數字

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慰還。因爾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為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至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誦戒律。執志逾勤。雖沈痾苦。而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旌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

晉新陽縣。有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是遠公之弟子。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於晉義熙年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人。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受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且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迂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鑊。痛即掘之。果得一口。因以青成像。後以銅助遠公鑄佛。安後不知所終。

晉廬山。有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投廬山。事遠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傳法。不憚疲苦。乃於山之西南。別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授。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袷衣。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願以外國二縷。禮拜辭別。候忽不見。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二編一本
七話

齊琅琊嶗山。有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琅琊之嶗山。挹度清卓。待以師友之禮。及亡。捨所居為栖霞寺。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許。間忽有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名紙通度。曰。斬尙度前之。尙形甚清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栖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相繼。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隨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米綠。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祭祀。此最五戒所禁。尙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新尙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尙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嶗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尙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如水。與度合味甘而冷。度所苦即間。其徵感若此。齊竟陵王。蕭子良始安王等。並遙以師敬。資給四事。六時無闕。以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四矣。

四一本作

梁山陰雲門寺。有釋智順。本姓徐。琅琊臨沂人。秉禁無疵。陶練衆經。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飲。弟子疊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糞。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寺。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類也。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右六驗出梁高僧傳

隋終南山。悟真道場。釋淨業。漢東隋人也。精研律部。博綜異聞。確乎內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寺。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扇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即乘船入水。爲魚受戒。魚皆迴頭。邊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塑菩薩一軀。不可移轉。至明乃見。迴首面向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處。屢與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卒於本寺。春秋五十有三。

隋西京大禪定寺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遼道人也。而立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禁。遇性。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雒州。置塔於漢王寺。初遷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填平滿。還如常日。以大業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右

通一本作

高僧傳

唐華州鄜縣人。張法義。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不歸。留宿夜。僧設松栢末。以供養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滌淨。被僧衣。爲懺悔。且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街南行十許里。街左右皆有官曹。門閭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法義家狗惡。兼有呪師。咒神見打甚困。袒衣而背青腫。官曰。稽過多。答與杖二十。官杖亦畢。血流灑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去多先朱勾畢。有未朱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並懺悔。訖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在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是。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柳判官令典將法義過王宮。王宮東殿宇宏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嘗。次直有弟

即一本作

租衣而背
一本作
而元背背
○去一本
作案簿

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為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自僧曰。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住。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恐福報後來不可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止黑。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受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之處。文不可識。然皆為瘡。終莫能愈。至今尚存。隴西王博。又與法義隣近。委之。王為隨。說其報記。

夏侯均者。冀州阜城人也。顯慶二年。病經四十餘日。昏亂殆死。自云。被配作牛。類經苦訴。訴云。嘗三度於隱師。處受戒懺悔。自省無過。何忍遣作牛身。受苦如是。均已。被配磨坊。經二十日。若使後為勘。當受戒。是實不虛。始得免罪。此人生平。甚有膂力。酗酒好鬪。今現斷酒肉。清信賢者。為隱師弟子。齋戒不絕。其報始還。

訂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訂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麗盟〕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破戒篇第八十八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茲戒德本願深重。救生利物。稱斯為最。是以受之甚易。持之稍難。若非精翫護持。大果何容得證。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若其小過。覆藏則為難滅。大罪發露。更是可原。故知有過須悔。得入七衆。守忍不懺。長乘三塗。所以此之一章。通明道俗。持犯損益。若是居家。白衣。曾有微信。受得戒者。不勝名利。失意有違。故此兼明。若是悠悠白衣。業識風馳。昏沉財色。好貪名利。樂著五欲。不信佛法者。此定罪人。非此所明。今時述者。出家僧尼。及優婆塞等。恐乖佛教。虛染名利。故今偏說。若是上品。白衣。見佛呵責。出家。人罪。即自勸勵。省己不為。出家。清虛。高慕。玄軌。倘有失意。乖違。被佛詰責。我等白衣。無慚無愧。公然造罪。晝夜匪懈。未曾耻改。所以如來棄捨我等。不蒙教誨。即自改過。息意不犯。譬如智人。先誠己身。他人見責。亦自改悔。故書云。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是下品。凡愚無識之人。見佛呵責。犯過。衆僧唯加輕笑。退敗善心。不自思忖。愚惑之甚。劇於畜生。亦如醉人。墜臥糞坑。嘔吐狼藉。屎尿汗身。仰視岸人。却呵不正。此亦如是。是故如來。雖欲救拔。無其出路。故經云。譬如有人。墜在糞坑。全身沒

不懺長乘
一本作不
反長堅

付一本作
已
却呵不正
一本作及
呵不止

入無髮可拔。知何欲救也。

引證部第二

既一本作

住一本作

如大品經云。佛告諸比丘。我若不持戒者。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下賤人身。況能成就衆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健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禁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飲住國王。水土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入僧坊城邑宅中。鬼復掃其腳跡。一切世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衆生眼不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又寶梁經云。若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禮敬供養。不自知惡。得入輕法。何等爲入。一作惡癡。二口瘡。三受身。四。顏貌醜惡。其而側振。見者嗤笑。五。轉受女身。作貧窮婢使。六。其形羸瘦。天損壽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惡名。八。不值佛世。佛言。若有非沙門。自言是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於此大地。乃至無有涕唾處。况舉足下足去來屈伸。何以故。過去大王持此大地。施與持戒有德行者。令修行中道。是破戒比丘。一切信施不及此人。況僧房舍之處。衣鉢臥具醫藥。信施所不應受。若有破戒比丘。如分一毛以爲百分。若有惡比丘。受人信施。如一毛分。隨所受毛分。即損施主。譬如師子獸王。若有死已。無有能得食其肉者。師子身中。自生諸蟲。還食其肉。於我法中。出家諸惡比丘。貪惜利養。爲貪所覆。不識惡法。能壞我法。當知是惡比丘。成就四法。一。不敬佛。二。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敬戒。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出家一本
作出如是

不敬佛。二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敬戒。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心求利養。口言知足。邪命求利。常無快樂。其心多好。欺誑一切。如此之心。都不清淨。諸天神龍。有天眼者。諸佛世尊。咸共知之。

佛告迦葉。云何旃陀羅沙門。迦葉。譬如旃陀羅。常於塚間行。求死屍。無有慈悲。視於衆生。得見死屍。心大喜悅。如是沙門旃陀羅。常無慈心。至施主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貴重心。從施主家。受利養已。不敬佛法。親近在家。亦無慈心。常求利養。是名沙門旃陀羅。如是旃陀羅。爲一切人之所捨離。如旃陀羅。所至之處。不到善處。何以故。自行惡法。故如是沙門旃陀羅。所至之處。亦不到善道。多作惡業。無遮惡道。法故。譬如敗種。終不生芽。如是敗壞沙門。雖在佛法。不生善根。不得沙門果。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鴛鴦鳥。不住圓廁。釋提桓因。不與鬼住。鳩翅羅鳥。不栖枯樹。破戒之人。亦復如是。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於正法中。得出家者。應作是念。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悉知我心。莫於佛法。作沙門。賊。迦葉云。何名沙門。賊。沙門賊。有四種。何等爲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服。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是名第一沙門之賊。二者。於日暮後。其心思惟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門之賊。三者。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爲利養。故自稱我得阿羅漢果。是名第三沙門之賊。四者。自毀毀他。是名第四沙門之賊。迦葉。譬如有。人具大勢力。於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所有珍寶。一切樂具。刀杖。加害。皆悉奪。

取迦葉於汝意云何。此人得罪罪多。不迦葉自佛言。甚多世尊。佛告迦葉。若有凡夫未得聖果。為利養故。自稱我得須陀洹果。若受一食罪多。於彼我觀沙門法中。更無有罪重於妄稱得聖果者。佛告迦葉。出家之人。微細煩惱。復有四種。何等為四。一見他得利心。生嫉妬。二開經禁戒。而返毀犯。三違反佛語。覆藏不悔。四自知犯戒。受他信施。出家之人。具此煩惱。如負重擔。入於地獄。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何等為四。一多聞放逸。自恃多聞。而生放逸。二利養放逸。得利養故。而生放逸。三親友放逸。依恃親友。而生放逸。四頭陀放逸。自恃頭陀。自高毀人。是名四種放逸。墮於地獄。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身披袈裟。毀滅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佛告迦葉。汝莫問此。何以故。彼愚癡人。實有過惡。一切魔事皆悉信受。如來不說彼人得道。假使千佛出興於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自佛言。世尊。我輩頂戴四天下。一切衆生山河聚落。滿於一劫。若滅一劫。不能聞彼愚癡衆生不信之音。世尊。我輩坐於一胡麻上。滿於一劫。若滅一劫。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輩在於大劫火中。若行若立。若坐若臥。百千億歲。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輩受於一切衆生。瞋惡罵辱。搗打加害。不能聞彼不信。癡人偷法大賊毀禁之聲。又莊嚴論偈云。

詐偽陷佞者 心住利養中 由食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食一本作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某是我親友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繫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 墜墮三惡道
 障於出世道

以此文證。愚人背道。專求名利。唯成惡業。常順生死。每處暗冥。若聞禁戒。廣學多聞。即言我是下根。凡愚。自非大聖。何能具依。若聞王課。種種苦使。勒同俗役。便言我是出家淨行沙門。高於人天。重逾金玉。豈預斯事。故佛藏經云。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為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為鳥。而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真穢。但樂暗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布薩。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又成實論云。不為修善。故食則唐養。怨賊亦壞。施主福。損人供養。如是不應食人之食。又佛藏經云。得出家已。自稱沙門。不能堪受。如實佛化。於此法中。不能修心。不得滋味。振手而去。墮在惡道。猶如豚子。捨牀褥。去破戒比丘。當於百千萬億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析一髮。為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如是等人。於我法中。出家求道。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於我法中。為是逆賊。為是法賊。為是欺誑詐偽之人。但求活命。貪重衣食。是則名為世樂。奴僕。又增一阿含經云。或有人得供養衣被飲食。牀褥臥具。病瘦醫藥。彼得已。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有欲意。不起諸想。

不如一本
作又如

都無此念。自知出要之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亂念。心無增減。猶師子王食小畜。爾時彼獸王。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欲意。不起諸想。此人亦復如是。不如有人受人供養。得已便自食噉。起染著心。生愛欲意。不知出要。設使不得。常生此想念。彼人得供養已。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毀蔑他人。我能得利養。此諸比丘不能得之。猶如群猪中有一猪。出群已。詣大糞聚。此猪飽食屎已。還至猪群中。便自貢高。我能得此好食。諸猪不能得食。此亦如是。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猪也。又智度論云。有出家人。樂合湯藥。種穀植樹等。不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觀視星宿日月。風雨雷電霹靂。不淨活命者。是名仰口食。詔媚聚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口食。若學種種祝術。卜算吉凶心術。不正如是。等不淨活命者。是名維口食。又有五種邪命。何者為五。一者為利養。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為利養。故自說功德。三者為利養。故占相吉凶。廣為人說。四者為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者為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當知出家人。為求利養。種種邪命。而活其身。皆是破戒。不免惡道也。又出家之人。須常離著。若偏執一處。即多住著。於己偏親。於他生嫉。又摩訶迦葉經云。佛告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自稱菩薩。而行狗法。譬如狗。前至他家。見後狗來。心生瞋恚。齟齬吠之。內心起想。謂是我家。比丘亦爾。先至他施家。生己家。想既貪。此想見後。比丘瞋目視之。心生嫉恚。互相誹謗。言某比丘有如是過。汝莫親近。心生嫉妬。行

是成論一
本作戒說

餓鬼。因貧窮之因。即是成論五慳之中。家慳攝也。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出家菩薩。復有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親善友。不具無難。失壞善根。不隨安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速痛。無上菩提。舍利子。何等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一者。毘羅。二者。誹謗正法。三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見。五者。能於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是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世。乃至不獲無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譬如餓狗。憚惶沿路。遇值環骨。久無肉膩。但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就銜之。至多人處。四衢道中。以貪味故。涎流骨上。妄謂甜美。或饒或。或或吮。歡愛纏附。初無捨離。時有利帝利婆羅門及諸長者。皆大富貴。來遊此路。時此餓狗遙見。彼來。心生熱惱。作如是念。彼來人者。將無奪我所重美味。便於是人。發大瞋恚。出深毒聲。惡眼邪視。露現齒牙。便行謗害。舍利子。於意云何。彼來人者。應為餘事。豈復求此無肉赤塗之骨。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佛告舍利子。若如是者。彼慳餓狗。以何等之故。出深毒聲。現牙而吠。舍利子。言。如我意解。恐彼來人。貪著美膳。必能奪我甘露。其味由如是意。現牙吠耳。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汝所言。當來末世有諸比丘。於他施主。勤習家慳。耽著屎尿。妄加纏裹。雖值如來。具足無難。而便委棄。不修正檢。此之比丘。我說其行。如前癡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憐愍眾生。欲止息故。專思此事。為如是等。諸惡比丘。說此譬喻。復次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故求於佛智。行毗利耶波羅蜜。多彼

重下一本
有世字

三五本
作三層

自在法一
本作自法

諸善薩摩訶薩。於己身肉。尚行惠施。況復規求妄想惡肉。而於他家起諸慳嫉。舍利子。彼諸比丘。慳他家。故我說是人。為憊丈夫。為活命者。為守財穀。奴僕隸者。為重財寶玩弄者。唯於衣食所飲。尚者。為求妄想貪嗜惡肉。起慳嫉者。舍利子。我今更說如是正法。彼諸比丘。先至他家。不應見餘比丘。而生嫉妬。若有比丘。違我法教。見餘比丘。或作是言。此施主家。先為我職。汝從何來。乃在此耶。我於此家。極為親密。調護交順。汝從何來。輒相侵奪。舍利子。以何等故。彼慳比丘。於後來者。偏生嫉妬。舍利子。由諸施家。許其衣鉢飲食。臥具病緣醫藥。及供身等。資生什物。彼作是念。恐彼施主。將先許物。施後來者。由如是故。即此比丘。於施主家。起三重過。一者。起住處。過見餘比丘。或起恨言。我於今者。當離此處。二者。凡所習近。當言未知。應與不應。三者。於不定家。妄起諸過。舍利子。彼慳比丘。於後來人。發三惡言。一者。說住處。過以諸惡事。增益其家。令後比丘。心不樂住。二者。於後比丘。所有實言。反為虛說。三者。詐現善相。諂附是人。伺有微隙。對眾喚舉。舍利子。如是比丘。於他施家。生慳嫉者。速滅一切所有。白衣法。永盡無遺。又迦葉經云。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一多聞放逸。二利養放逸。三親友放逸。四頭隨放逸。此四放逸之人。良由惡人。入於佛法。不求出世。苟貪名利。以活身命。故入惡道。又最妙勝定經云。千年之後。三百年中。浩浩亂哉。逃奴走婢。亡家失國。多不存活。入吾法中。猶如群賊。劫奪良善。當爾之時。十二部經沉沒於地。不復讀誦經典。設有頭隨者。多不

道法一本
作法智

如法。常遊聚落。不在山林。乃至法師。解說佛語。萬不著一。爾時多有白衣。若男若女。持戒淨行。呵責比丘。白衣去後。共相謂言。今我解者。如佛口說。或邪言綺語。無義之語。以作義語。如盲人指天上。日若大若小等。又正法念經云。彼惡比丘。現持戒相。令彼檀越。心信敬已。共諸朋侶。數數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隨己所聞。少知佛法。共其同侶。為彼檀越。說所知法。如是方便。欲令檀越。迴彼比丘。所得利養。而施與之。如是比丘。形相沙門。第一大賊。到檀越家。頃暫作善法。彼惡比丘。破戒沙門。捨離坐禪。讀誦等業。無一念間。不攝地獄餓鬼畜生。以此文證。貪利招苦。勿現善相。以求名利。故諸出家。縱能持戒。勿解經義。未必斷惑。由不觀理。不斷結故。多現善相。謂已過人。設聞勝智。說實無我。則不信受。言非正理。因茲謗法。及行道者。增長我慢。死墮地獄。是故。惡人縱能依戒。以無道法。多起罪行。又大寶積經云。出家之人。有二種縛。一者。見縛。二者。利養縛。又有二種障法。一者。親近白衣。二者。憎惡善人。又有二種癡瘡。一者。求見他過。二者。自覆其罪。又有二種不淨心。一者。讀誦外道經書。二者。畜諸好衣鉢。又涅槃經云。出家之人。有四種惡病。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病。謂四惡欲。一為衣欲。二為食欲。三為臥具欲。四為有欲。有四良藥。能療是病。一糞掃衣。能治比丘。為衣惡欲。二乞食。能破比丘。為食惡欲。三樹下坐。能破比丘。為臥具惡欲。四身心寂靜。能破比丘。為有惡欲。

以是四藥。除是四病。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為少欲知足也。又大集經云。破戒人者。一切十方無量諸佛。所不護念。雖名比丘。不在僧數。何以故。入魔界故。我都不聽毀戒之人。受人信施。如摩羅子。何以故。是人遠離如來法故。又正法念經偈云。

若無諷誦心。無禪無漏盡。雖有比丘形。如是非比丘。寧食蛇毒蟲。及以煖金等。終不破禁戒。而食僧飲食。故大莊嚴經論偈言。

若毀犯禁戒。現世惡名聞。為人所輕賤。命終墮惡道。又智度論說。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塚。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諸功德。譬如枯樹。人不愛樂。破戒之人。如霜蓮華。人不喜見。破戒之人。惡心可畏。譬如羅刹。破戒比丘。雖形似善人。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衣。次第捉器名。為比丘。實非比丘。破戒之人。若著法服。則是熱銅鐵。以纏其身。若持鉢盂。則是盛煖銅器。若所噉食。即是吞熱鐵丸。飲熱煖銅。若受人供養。供給。則是地獄獄卒守人。若入精舍。則是入大地獄。若坐衆僧牀榻。是為坐熱鐵牀。上破戒之人。常懷怖懼。如重病。人常畏死。至破戒之人。死後墮惡道中。若在銅板地獄。獄卒羅刹問諸罪人。汝何處來。答言。我苦極悶。不知來處。但患飢渴。若言渴者。是時獄卒。即驅逐人。令坐熱銅板上。以鐵鉗開口。灌以煖銅。若言飢者。坐之銅板。吞以鐵丸。入口口燥。入咽咽爛。入腹腹

破。焦然。五藏爛壞。直過墮地。此諸人等。由宿行因緣。劫盜他財。以自供口。諸出家人。或時詐病。多求酥油石蜜。或無禪無戒。無有智慧。而多受人施。或惡口傷人。如是等種種。因緣宿業力故。墮銅板地獄中。不可稱說。行者應當一心受持戒律。又未曾有經云。有諸比丘。言行不同。心口相違。或為利養錢財飲食。或為名譽。要集眷屬。或有厭惡王法。使役出家。為道都無有心。向三脫門。度三有。苦以不淨心。貪受信施。不知後世。彌劫受殃。償其宿債。設更修善。生天。仍有餘罪。天中亦受。又正法念經云。若於先世。有偷盜業。爾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等。不可具述。又像法決疑經云。未來世中。一切俗人。輕賤三寶。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法故。身被法服。經理俗緣。或復市肆販賣。自活。或復涉路商賈。求利。或作莊師。經生。像匠。工巧之業。或占相。男女舍屋。田園種種。吉凶。或飲酒。醉歌舞。作樂。園基。六博。或貪財。求利。延時歲月。廢忘經業。或咒術治病。假託經書。修禪占事。以邪活命。或行醫針灸。合和湯藥。診脈處方。男女交雜。因私致染。敗善增惡。招俗譏謗。良由於此。夫出家之人。為求解脫。先須離罪。以戒為首。若不依戒。衆善不住。如人無頭。諸根亦壞。名為死人。欲解脫道論云。如人無頭。一切諸根不能取塵。是時名死。如是比丘。以戒為頭。若頭斷已。失諸善法。於佛法為死。亦如死屍。大海不納。故四分律偈云。

譬如有死屍。大海不容受。為疾風所飄。棄之於岸上。

若下一本
有下天
三字○案
下一本有
未盡二字

生一本作

時下一本
有字

又知度論偈云

衆僧大海水 結戒爲畔際 若有破戒者 終不在僧數

又僧祇律云。爾時比丘將一沙彌歸着親里。路經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邊沙彌以華散上。讚言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語沙彌言。汝今還去。道途多乏。可持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彌受取。繫着衣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彌持錢在比丘後。行復化作龍來。左邊沙彌以土塗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彌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彌言。汝何故啼。沙彌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答言。持是錢來。師云。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爾時大目捷連共專頭沙彌食後。到閻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彌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盛是沙。可着世尊澡漚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已。即以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沙彌爲非人所持。不能飛空。時目連迴見。喚沙彌來。答言。我不能得往。問汝有所持耶。答言。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即乘空而去。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沙彌捉金銀及錢。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養育七子。一子先死。時此愚人見子既死。便欲停置於其家中。自欲棄去。傍人見已。而語之言。生死道異。當速莊嚴。致於遠處。爾時愚人聞此語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當葬者。須更殺一子。停擔兩頭。乃可勝致。於是更殺一子。而擔負之。遠葬林野。時人見之。深生嗤笑。怪未曾有。譬如比丘私犯一戒。情憚改悔。默然覆藏。自說清淨。或有智者。即語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失落。汝今云何。違犯所受。欲不懺悔。犯戒者言。苟須懺者。更就犯之。然後當出。遂更犯戒。多作不善。爾乃頓出。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殺一子。今此比丘亦復如是。又涅槃經。佛說偈言。

莫輕小惡 以爲無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又百喻經云。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當生勝果。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即答王言。此樹高廣。雖欲食之。何由能得。即便斷樹。望得其果。既無所獲。徒自勞苦。後還欲登樹。已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反毀其禁。如彼伐樹。復欲還活。都不可得。破戒之人。亦復如是。又戒消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縣人。皆奉行五戒十善。無釀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遠買販。臨途。父母語曰。汝勤持五戒十善。慎莫飲酒。犯佛重戒。行到他國。見舊同學。歡喜出滯。酒欲共飲之。固辭不飲。主人殷勤。不獲從之。後還家。具首上事。父母報言。汝違吾戒。亂法之漸。非孝子也。便以得物。送令出國。乃到他國。住客舍。家主人事三鬼神。能作人形。對面飲食。與人語言。事之積年。居財空盡。而家疾病。死喪不絕。私共論之。鬼知人意。鬼共譏言。此人財產空訖。正爲吾等未嘗有益。今相厭患。宜求珍寶。以施與之。便行盜。他國王庫藏好寶。積置

教一本作

日下一本
有男子前
三字

國中報言。汝事吾歷年苦勤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饒富。主人欣然入園。見物負犛歸舍。辭謝受恩。明日設食請鬼神詣門。見舍衛國人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既已顧下。走去何為。神曰。卿舍尊客。吾焉得前。重復驚走。主人思惟。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有此人。即出言語恭敬。已竟。因問之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客具說佛功德。主人言。吾欲奉持五戒。因從客受。三自歸五戒。一心精進。不敢懈怠。因問佛處。答在舍衛國給孤獨園。主人一心到彼。經歷一亭中。有一女人端正。是噉人鬼婦。行路迢遠。時日逼暮。從女寄宿。女即報言。慎勿留此。宜急前去。男子自念。前舍衛國人。具佛四戒。我神尚畏。我已受三歸五戒。心不懈怠。何畏懼乎。遂自留宿。時噉人鬼。見護戒威神。去亭四十里。一宿不歸。明日進見鬼所噉人。骨體狼藉。心怖而悔。退自思惟。不如携此女人。將歸本土。共居如故。即迴還。因從女人復求寄宿。女人謂男子曰。何須迴耶。答曰。行計不成。故迴還耳。復寄一宿。女言。卿死矣。吾夫是噉人之鬼。方來不久。卿宜急去。此男子不信。還止不去。更迷惑。姪意復生。不信。不復信佛。三歸五戒。天神即去。鬼得來還。女人恐畏。食此男子。藏之。瓮中。鬼聞人氣。謂婦言。爾得肉耶。吾欲噉之。婦言。我不行。何從得肉。婦問鬼言。卿昨何以不歸。鬼言。坐汝所為。而舍宿尊客。令吾被逐。瓮中男子。逾益恐怖。婦言。何以不得肉乎。鬼言。只為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宿震怖。于今不安。故不得肉。婦因問夫。佛戒云何。鬼言。大飢極急。以肉將來。不須問此。此

放音來一
本作略將
吾○後還
一本作二
人共還

道一本作

是無上正真之戒。吾不敢說。耶。婦言。但為我說之。我當與卿肉。鬼因為說三歸五戒。鬼初一說戒時。婦輒受之。至第五戒。心執口誦。男子於瓮中。識五戒。隨受之。天帝釋知此。二人心自歸。依佛。即選善神五十人。擁護兩人。鬼遂走去。到明日。婦問男子。汝怖乎。答曰。大怖。蒙仁者恩。心宿識佛。婦言。男子何以迴還。答曰。吾見新舊死人骸骨。縱橫。恐畏。故還耳。婦言。骨是吾所乘者。吾本良家之女。為鬼所掠。吾來作妻。悲窮無訴。今蒙仁恩。得聞佛戒。離於此。鬼後還道。逢四百九十八人。共到佛所。一心聞經。心開意解。皆作沙門。得阿羅漢果。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師。人求道時。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友。爾乃解耳。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昔波羅奈大國。有婆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長者。輩蓋奉佛法。僧化導。皆得富貴。受安隱樂。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作是念言。不如捨貴。餘道奉敬三寶。即便詣佛。頭面着地。為佛作禮。白佛言。今我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故去濁穢之行。受佛清淨法言。於是世尊。為受三歸五戒法。竟。作禮而去。於是以後。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見人好惡。便論道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誓之法。作如是念。我當歸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佛所。而白佛言。前受三歸五戒之法。多所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念自思惟。欲罷不能。事

佛可爾與不。何以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事。當可還法戒乎。佛默然不應。言已未絕。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復有鬼神。解脫其衣裳。復有鬼神。以鐵鈎就其口中。曳取其舌。有淫女鬼神。以刀搗割其陰。又有鬼神。煇銅沃其口中。前後左右。諸鬼神。說來分裂。取其血。噉食之。長者執持。恐怖顛掉。無所歸投。面如土色。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聲急持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舉手自搏而已。從佛求哀。悔惡歸善。佛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不見佛世尊。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長者於是小得蘇息。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中有是五賊。率我入三惡道中。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我。受我懺悔。佛言。汝自心口所為。當答於誰。長者白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三歸及五戒法。持月六齋。奉三長齋。燒香散花。懸幡蓋。供事三寶。從今以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佛言。如此言者。是為大善。汝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受戒法也。破是歸戒名。為再犯。若三犯者。為五官所得。便輔王小臣都錄監司。五帝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勸受歸戒者。鬼神護助。諸天歡喜。十方無量。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士女。論其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女。人墮惡道中。若戒嚴者。當益作福。頌曰

茫茫恍惚。夙夜昏馳。色心染著。不覺日滋。身危漏卮。朝夕推移。

三歸一本作奉受

戒瓶既破。淨報何施。七支不護。三業失威。賢聖共捨。神鬼號嗤。

淨衆不納。擯同死屍。一墜幽塗。萬劫長靡。

感應緣四驗引

晉沙門竺曇遠 宋沙門釋智達 隋沙門釋慧曇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遠。年二十餘。自誓端正。流俗沙門。身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夕曇遠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其生時。隨去云。久不開。思一聞之。其伴慧觀。便為作頌訖。其猶唱讚。語云。歧路之訣。尙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歎歎悲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為流涕。右此一驗出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發。遂經二日。蘇還。至三日。且而能言。視自說言。始困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牀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登也。言卒而登。至達既昇之。意職恍然。不復見家人屋室及所乘。眾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示道登蹠。驅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貧人。朱衣冠。頓

倨傲牀坐。姿貌嚴肅。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衣挂刀。列直森然。貧人見達。乃歛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常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而不誦戒。此非罪。何為。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貧人勅所錄。達使人曰。可送置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轟。聞聲沸火。而前路轉闊。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關聲縛壯。久久靜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闊。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叉叉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入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物。形如米罔。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罔上。罔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罔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鑊側有人。以叉刺之。或有鑊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析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唯有一鑊尙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達今猶存在。索寺也。齋戒逾堅。禪誦

彌固

宋沙門釋曇曇。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病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輩來。伴輩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曆算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與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排典著屍腋下。於是而蘇。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出冥三昧。隋東川釋慧曇。不知何許人。辯聰令逸。大小通明。住寶明寺。襟帶衆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曇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徒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堅義令後生。開痛。曇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從之。訖於後夏末。常廢。戒至七月十五日。將昇草座。失曇所在。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間。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改變布薩。安充。堅義。刀喻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為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咸嘉徵祥。即世慈革。此一驗也。

日下
有且字
○
新歲未受
一本作斯
歲未受

訂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麗盟〕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愛齋篇第八十九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以增長。功由齋戒。故捨一食之供。福紹餘糧。施一錢之資。果超天報。所以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樹無遮之會。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湏大姓留止飯。致持齋受戒。聽經已。乃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爾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曰身安穩。三曰少淫意。四曰少睡臥。五曰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也。又波斯匿王。欲賞末利夫人。香環喚出宮。視夫人於齋日。著素服而出。在六萬夫人中。明如日月。倍好如常。王意悚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夫人白。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命促。懼墜三塗。是以月月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願。以香環奉施世尊。又中阿含經云。爾時鹿子母毗舍伏。平旦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往詣佛所。稽首作禮。白世尊曰。我今持齋善。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時何等齋耶。齋有三種。

加一本作

今時一本作

云何為三。一者放牛兒齋。二者尼捷齋。三者聖八支齋。云何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兒。朝放澤中。哺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飲牛。我牛今日在此處宿止。明日當在彼處宿止。如是有人。若持齋時。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食如彼之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之飲也。我今日合消如此合消。明日當合消如彼合消。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若如是持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尼捷齋耶。若出家。尼捷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衆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力杖。如是南西北方亦爾。或脫衣裸形。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之言。將為真諦。或執苦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尼捷齋也。若如是持齋者。亦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為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覬蟲。於殺淨心。乃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彼住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復憶念。如來無所著等十號。出世淨法。捨離穢汙惡不善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遠得四沙門果。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俱多國。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有雌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女受布薩法。無有

人下一本
有恐字〇
念上一本
有商人二
字

害心。然離車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龍。欲作何等。答言。我欲殺龍。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買取。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肉多美。今為汝故。我當放之。時商人放龍。龍女去已。念言。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遣捕取。放別池中。隨逐看之。龍變為人。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天恩。商人答言。龍性率暴。瞋患無常。或能殺我。答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人。但以受布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先擗搗。即便入去。後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商人問言。汝為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為不堅固。為離車所捕。以是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龍女擗搗已。即呼入宮。坐寶牀上。龍女自言。龍中有食。能盡毒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天今欲食何食。答言。欲須閻浮提食。即持種種飲食。與之。商人問龍女言。此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自言。不得直爾放之。當罰六月。擗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便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何為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為五。謂生時。眠時。淫時。瞋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燒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人道中生。為畜生中。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語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著本國。以八餅金。持與父母。

思一本作

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靈壽用之。不可盡時。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曾教龍女。又菩薩受齋經云。某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僧。某身所行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已除棄。某若干日。若干夜。受菩薩齋。自歸菩薩。佛告。須菩提。菩薩齋日。有十戒。第一菩薩齋日。不得著脂粉華香。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舞。打鼓。伎樂。裝飾。第三菩薩齋日。不得臥高牀。上。第四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第五菩薩齋日。不得持刀。金銀珍寶。第六菩薩齋日。不得乘車。牛馬。第七菩薩齋日。不得捶兒子。奴婢。畜生。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分檀布施。得福。菩薩齋日。去臥時。於佛前。叉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有持齋戒者。行六度者。某皆助安無量。勸助歡喜。福施十方。一切人非人等。所在勤苦厄難之處。皆令得福。解脫憂苦。出生為人。安穩富樂。無極。第九菩薩齋日。不得飲食。盡器中。第十菩薩齋日。不得與女人相形笑。共座。席。女人亦爾。是為十戒。不得犯。不得教人犯。亦不得勸勉人犯。〇菩薩解齋法。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某若干日。若干夜。持菩薩齋。從分檀布施。當得六波羅蜜。如諸菩薩。六萬菩薩。法。齋日夜。一分禪。一分讀經。一分臥。是為菩薩齋日。法。〇從正月十四日。受十七日解。從四月八日。受十五日解。從七月一日。受十六日解。從九月十四日。受十六日解。

述曰。既受齋已。若欲解齋。要待明相出時。始得食粥。不爾。破齋。何名明相。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照閻浮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則有青色。若過樹葉。則有白色。於三色。

中白色爲正始得解齋食其粥也頌曰

令月建消齋 佳辰召無疆 四部依時集 七衆會昇堂 蕭條清梵舉
 哀婉動宮商 香氣騰空上 乘風散遐方 歡德研冲遂 詞辯暢玄芳
 滌煩呈妙句 臨時折婉章 緇素相依託 財法發神光 福田今夕滿
 恩惠建存亡

感應緣四

東晉沙門法顯

宋沙門僧伽達多

宋居士郭銓

高齊沙門寶公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
 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勅沙彌爲客僧覓本卿齋食儵忽往還脚有滌血云往彭城吳
 著鷹家求食爲犬所齧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船還
 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著鷹具狀問之答有是事便指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
 也當時見爲覓食耳如何遂損也鷹聞慚悚即捨宅爲寺自往楊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
 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濶奄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
 像未獲派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著鷹供養鷹曰必
 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摸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鷹探取

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
 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右此
見晉史
雜錄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等並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爲業以元嘉之初來
 遊宋境達多常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受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昔彌
 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進食之右此一驗見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婿南陽劉凝之家

車術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爲作三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烟燭不以
 在意後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婿令爲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銓從戶過怒
 言竟不能救今便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答云可歸吾舍忽然復沒凝之即狼狽

供辨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相聞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右一驗出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崇山高栖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隅中忽聞鐘聲尋

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
 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踞或臥以眼貯寶寶怖將返須臾胡僧外來寶
 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

後下一本有夕字

隱之寺一本作芝寺

實一本作買下同

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資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前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鑿禪師講會。各各堅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詞旨。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而至。資本事鑿。為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答諸僧曰。鑿是資和尚。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坐磐石。查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切心。出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名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沈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旌異記錄。

破齋篇第九十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無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長夜悲倒懸之苦。漂淪哀陷墜之溺。思之痛傷。亦深可懼也。良由福田輕薄。信施難消。齋戒無固。事等逐瓶。易毀難持。又同霜露。我人轉盛。著逾膠漆。不懼累劫之殃。但愛一身之命。所以飽食長眠。何異狢犬。破齋夜食。鬼道無殊。是故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損良田之種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諸檀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往僧。有似出家。僧非時就典食。僧索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主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受時食。食不盡者。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即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人導師。其不淨者。猶為破戒。是大劫盜。是即餓鬼。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時。輒與。是與食者。即名退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名破器。是癩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婆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命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爾耶。凡如此者。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利著無法人。是名盜食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一團一撮片鹽片酢。皆死墮焦腸地獄。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猪狗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怪其聲。後生餓鬼。還伽藍中。處其園內。噉食穢汙。百千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不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罪尚輕。割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絕出世道。故又捷陀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捷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之。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折其一角。血流備而痛不可忍。牛復到王所。自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我

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後莫如之。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死。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福無量。後生天上。王即歡喜。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終昇天。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為天人龍鬼說法。東方有國。名鬱多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捷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遙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委厄。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眾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糧。臨當別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答曰。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眾僧。於市市。無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食。婦怪問我。不審何恨。

不毀食一本作毀齋

答曰。不恨也。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名八關。其婦瞋恚。忿然言曰。招擾亂俗。奚足採納。君不毀食。則禍從此。聲。取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爾夜。年壽算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為此。愚婦。破我齋法。不率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為梵志。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日夜長枝條。唐苦敗身本。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其初夜。有五百天子。齎持香華。光明赫奕。照祇洹林。來詣佛所。禮已却坐。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匝。還詣天宮。於其晨朝。阿難請問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所。禮拜問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勸二婆羅門。共受齋法。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已俱還。諸婆羅門聚會之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食。慈愍數勸。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飲食。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生於龍中。其不食者。得作國王。以其先身共受齋故。生彼國王。園池水中。時守園人。日常送種種果。齎奉上。獻王。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念。言。我雖出入。常為門監。所見前却。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門監得已。復作是念。我雖出入。復為黃門。所見前却。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得已。復作是念。夫人為我常向大王。歡譽我德。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便持與。夫人得已。復上大王。王得果已。

願下一本
有為歸故
三字

即便食之。覺甚香美。即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夫人即時如實對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園子。王即招呼。吾園之中有是美果。何不見送。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末自陳。王不聽言。而告之曰。自今以後。常送此果。若不送者。吾當殺汝。園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啼涕泣。不能自制。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是哭聲。化作人形。來問之言。汝今何以啼哭。乃爾園子具答所由。龍聞是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著金槃。上持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獻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佛在世。本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在龍中。我今還欲奉修齋法。求捨此身。願王為我求八關齋文。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子於是納受果槃。奉獻王。已。因復說龍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然者。當爾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况復得有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恐見危害。思念此理。無由可辦。時彼國王。有一大臣。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龍從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臣答曰。今世無法。云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不獲。吾必殺卿。大臣聞已。却退至家。顏色異常。甚用愁惱。時臣有父。年在耆舊。每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尋即問言。即向父說委曲情理。父答子言。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為就伐。試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大臣得已。甚用歡喜。著金槃。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喜不自勝。送與龍王。龍王得已。甚用歡慶。廣持珍寶。贈遺與王。各還所止。共五百龍子。勤加奉修。

願一本作

入關齋法。其後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告阿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修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佛說是緣時。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遺教法律云。若出家人。乘車馬。一日。除五百日齋。一歲三百六十日。乘計。除却十八萬日齋。舍利弗問佛。何故比丘乘騎。除五百日齋者。佛言。比丘是知禁律人。他見生勝。令他得罪。除老病。暫乘不犯。白衣。何故不。俗人答曰。出家清淨。想應眾生。故他人怪也。願曰。貪心未嘗滿。福善未曾憂。專求美飲食。飽饜無恥羞。昏廢全未拭。心垢豈能除。破齋常夜食。率負施難訓。天長命自短。業催閻中遊。漂浪四暴海。難逢六度舟。小惡猶不改。大善何能修。類同園池龍。焉得齊高流。

感應緣 三驗 此

晉孫稚

齊王氏

唐李思一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眾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泰山府。

君見雅說雅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雅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讀有教雅問欲鞭罰之雅救解得原雅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雅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那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雅未還時忽病殆死通身皆痛雅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雅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云

齊王氏名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為莊師者覺其心煖故未殮殮經二宿肌體稍溫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入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牀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語此四娘女郎可去答曰向來悅悅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送之行少地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答不知處喚奴自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嫂也正被苦謫四體膠縛如裝鵝鴨法懸于

路側相見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搗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攀格不得至類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親形四娘問此為何聲答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排其踏著乃得就身而稍蘇活其人今休然尙存冥詳記出

云一本作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蘇語在冥報記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盡蒙王放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辯珪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辯答見冥官云慧寶死時未至宜修功德辯珪弘亮今歲必死辯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之辯珪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子等曰為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即為營齋巫者又云辯珪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為破齋兼妄持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冥報拾遺

述意部第一

此有二部

夫好生惡死含識之所同欣喜利怒害仁智之所不免是以居終陷義或愜於情枉性傷和每切餘恨史遷曰死有輕於鴻毛莊周曰生則重於天下故生死違性則怨酷冥道賞罰乖

序則哀聲氣結影響於耳目寤寐於精爽無往不復吁可畏哉庶權豪之地覽明鏡而緇威
利欲之情啓元龜而克念無辜者獲腰領之全履福者同劫石之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二入共種甘蔗而作誓言種好者賞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一者
念言甘蔗極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既取汁溉冀望滋味反敗種子所有甘蔗一
切都失世人亦爾欲求善福恃己豪貴倚形挾勢迫脅下民陵奪財物用作福善不知將來
反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婦蓮華夫人產一子面貌端正法依
名目似駒那羅眼因字駒那羅王甚愛敬長為娶婦字真金燈後共王至雞頭摩寺到上
座所上座夜者知必失眠常為說法眼無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羅叉見眼端正染心逼之子
聞掩耳不順其志夫人瞋恚常求其短欲挑其眼後時北方乾陀羅國城名得叉尸羅人民
叛逆王遣鎮之使時王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糞汁流出無人能治勅喚駒那欲紹王位帝
失羅叉聞已念言彼若為王我無活理即作方便而白王言我能治王即勅國內似王病者
皆勅將來我為治之時有一男有如此病婦為問醫語將來為汝治之既至醫所即送與夫
人夫人殺之破腹見蟲上去糞墮下行亦爾與種種藥不能令死後乃與蒜蟲便即死以因
緣勸王食蒜王食蟲死逐糞道出王病得差語夫人言欲得何願答言欲得七日作王王即

以下一本
有醫字
有是字

八上一本
有十字

聽之既得王已詐作王書語得又人云駒那羅有大罪過急挑眼出作書已竟向王眠睡偷
王齒印王夢驚覺語夫人言夢見二驚欲挑我子駒那羅眼言已還眠復夢覺語夫人言夢
見駒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眠已夫人得印印書遣使賣去王復夢
見牙齒墮落曉召相師占夢吉凶師言此夢必是王子失眠之相王聞合掌歸命四方護佛
道神信法僧者願護我子書至彼國駒那得書即信其語雇旃陀羅使挑其眼無肯挑者但
緣業熟自然有人面入醜來求挑眼王語醜人先挑一眼著我手中舉刀向眼一切人民稱
怨大喚怪哉苦哉啼哭懊惱不能自勝又付法藏傳云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觀之便念
耶舍本所勸誠而作是言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時奇妙今觀何愛當捨危朽之法專求最
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陀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得斯陀舍其妻金鬘聞夫
挑眼號泣雨淚驚哭而來見已悶絕良久乃蘇時駒那羅以得曉之曰
昔吾為惡業今日自還受一切世間苦恩愛會別離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啼哭

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答婦我等自造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用啼哭為使人驅出夫
婦相將彈琴歌乞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本國欲入王宮門人約之即至門外象廄中宿
向曉彈琴自宣苦事王聞琴聲情切憶子即遣人喚既至王所王見眼盲形容瘦惡衣裳弊

塊都欲不隨。見少形相。尋即問言。汝是我子駒那羅不。答言。我是王聞其語。悶絕踣地。水濕乃蘇。抱著膝上。手摩救眼。啼泣而言。汝眼本似駒那羅。故遂為字。今悉無有。何以為名。誰挑汝眼。使汝辛苦憔悴。乃爾速疾語我。我今見汝形體憔悴。譬如猛火燒我身心。都悉壞盡。子語王言。願莫憂惱。我自造業。不可怨他。得父王書齒印。勅挑王立誓言。若我勅挑。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拔我齒。若我眼見。自挑其眼。王後推察。知是羅叉。作書遣挑。王呼罵曰。不吉惡物。何地報汝。汝於今者。不自陷沒。汝實我怨。詐懷親附。種種罵訖。積胡膠。火而燒殺之。又付法藏傳云。時駒那羅王子。起大悲心。而白父言。今若加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為怨害。譬如因聲。即有響應。亦如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常為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做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殺之。又阿育王經云。爾時諸比丘。見而問尊者。優波迦多。有何因緣。尊者答曰。駒那羅。往昔波羅奈國。作一獵師。於山窟中。得五百鹿。若都殺者。肉則臭爛。挑其眼。出日食。一鹿。從是已來。五百身中。常被挑眼。又於過去。拘留孫佛入涅槃後。時有國王。名曰踰嚴。為起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一惡王。名曰不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駒那羅時為長者子。遂以七寶。修治此塔。復造大像。共佛齊等。發誓願言。使我來世。如似此佛。得勝解脫。緣本造塔。生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發願故。今獲道迹。又依王玄策西國行記云。

訂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其王心知。繼室奸宄。飲氣而怒。捶加刑繼室。所是時輔佐。並流配雪山。東北磧鹵不毛之地。摩訶菩提寺。聖僧名宴沙。大阿羅漢。王聞高德。携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衆。吾明晨說深法。人持器來。以盛涕淚。是日道俗競馳。遠赴開說。十二因緣。時衆悲傷。泣血而已。收淚總置金槃。師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衆淚。洗王子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盲目如故。於是將淚洗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勝喜慶。時衆咸悅。皆稱善哉。聖力乃爾。王子即是駒那羅王。於今塔猶存焉。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乞食時至。著衣持鉢。獨自而行。欲乞於食。漸漸到彼。大兵將村。入彼邑已。即詣兵將婆羅門家。到其家已。即便進入於其門內。鋪座而坐。爾時兵將大婆羅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陀。二名波羅。時彼二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乞受三歸五戒已。即取佛鉢。將好香美飲食。滿盛鉢中。以用奉佛。爾時世尊受彼食已。從村而出。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從他轉聞。彼大沙門來。至於此。聞已。即作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門。許施飲食。我今貧煎。當作何計。妻報夫提婆。言乞聽可說。未審爾不。我憶往昔年少之時。兵將大婆羅門。曾弄於我。欲求世事。我時不聽。彼暫指觸。而今聖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其隨索。多少錢物。得已。而為彼大沙門。作食布施。爾時提婆。報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娶羅門。理不合作如是之事。其提婆。即詣兵將所。白言。善哉善哉。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能償此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詳共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入汝家。為汝作力。爾時兵將。即與提婆。錢足五百。而語之言。汝今將去。隨意所用。其事若訖。更不得轉。從他借貸。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覓錢與我。爾時提婆。從兵將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己家。付與其妻。備辦飲食。即詣林中。而往佛邊。欲請如來。善哉大德。沙門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請。辭佛而去。至自己家。城內一切街陌。皆買熟食。爾時提婆。即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飲食。其夜悉辦。如是諸味。過夜天明。家內灑掃。鋪坐。牀座。訖。即至佛邊。長跪。諮白。飲食已辦。願赴我家。爾時世尊。既至食時。著衣持鉢。漸漸而行。至提婆家。隨鋪而坐。夫婦自手。擎持多種微妙清淨。衆味飲食。立於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自恣而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於佛邊。鋪座而坐。坐已。世尊即為提婆。如應說法。令歡喜已。從座而起。隨意而去。爾時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衣。著見佛出。還即解衣。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賊。忽爾來偷其衣。將去。時妻為失衣。故心大愁惱。提婆送佛還家。見婦迷亂。即便問言。何故如是。煩惱。妻報夫言。當知所借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所為。作如是言。我以從他貸五百錢。用為供具。汝今從他借衣。而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爾時提婆。求欲自死。即便往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怒。然彼賊人。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爾還來。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便放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上。遙見此事。賊去以後。

今一本作

感應一本作

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內。處處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頭觀。觀地下。見有一赤銅瓶。其中有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瓶。第四瓶。悉皆是瓶。更復觀。看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彼見金已。即大驚叫。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我已得之。爾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何故失心如是。誑語云。我已得於物。其前他處借衣。失去。我已得衣。衣現在此。何故唱言。我已得之。是時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婦即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夫。我得於此也。是時提婆。復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婦取衣。向所借處。還歸其主。爾時提婆。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爾多許金。即便携將五百錢。直還向兵將邊。而償其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金以還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爾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己家。示其金藏。爾時兵將。見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誑也。語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真金。非是火炭。如是再三。過三已。以手觸。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緣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將。見如此語已。炭即為金。兵將見此。地藏金已。復問。汝今供養阿誰。為天為仙。并及善人。而彼與汝。如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奉施飯食。感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兵將報言。此之金藏。

悉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此報。無人能奪。無人所斷。汝莫作疑。安隱而食。爾時提婆作如是念。以施大沙門。食生大功德。心生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體。復詣佛邊。重請佛至家飯。佛以後。夫妻二人鋪座聽法。佛知彼等心行。體性諸使。少為說。四諦得須。陀洹果。時諸比丘。即諮問言。彼之提婆及妻等。昔作何業。得此果報。復至佛邊。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一旦如是。佛告比丘。昔迦葉佛所。受三歸五戒。而不行布施者。今提婆是。然命終乞願。願值於我。以是因緣。今得值我。以不行布施。今得貧報。隨將食布施於我。得現世報。以是因緣。汝諸比丘。輩等。應當須向佛法僧邊。生於恭敬希有之心。猶如提婆身現受福。以慳貪不肯布施。今受貧賤困苦之患。頌曰。

有義便合 無義便離 離卦非吉 合象成規 有功可賞 無功可治
勿得枉濫 反報無疑

感應緣 十三驗

周杜國之伯常

漢時王濟左右

漢時羽林中郎游殷

晉富陽縣令王範

晉時張駿

晉時羊璠

晉時孔基

晉時庾亮

齊時臧子融

齊時文宣帝高洋

梁時劉大夫不得字

陳時武帝陳霸先

唐王玄策行傳西域乘稱

周杜國之伯。名曰常。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常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常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之。杜伯曰。杜伯猶為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當奈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常於閣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紆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紆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率將去。顧謂濟曰。在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殺之。殷死月餘。

軫得病目睛脫。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奸通。範嘗出行。不遠。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視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叩戶罵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辟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誘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辯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超腹。超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買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立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驚。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酥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陰鑿。以其宗族强大而多功也。遂圖其主簿魏纂。使魏鑿謀反。駿逼鑿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鑿在側。遂死。

一物一本
作一男

晉時羊琇。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為人剛克。驕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睡際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極送具以狀聞。有司奏。琇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誦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入議之。有可獄所賜命。琇兄子貴。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瑯琊孝王妃山氏。琇之甥也。苦以爲請。於是司徒王遵。啓琇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下詔曰。山太妃唯此一甥。發言摧毀。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母。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琇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爲民。少時疾病。常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爲師。而敞子並凶狠。趣尙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夢羊酒。往看言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殺基。奴還。未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在昔。敦戢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圃。忽便絕倒。駭駭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僞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

謂度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帝矣。度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右此八驗

開嶮阻使
一本作關
檢租使

齊真子融。齊世嘗為井陘開嶮阻使。賂貨甚多。為人所糾。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事崔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考其獄。然子融之事。皆在赦前。瑗等觀望。上意抑為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既不見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吉。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暴死。經一年許。蔡暉臥疾。膚肉爛墮。都盡。苦楚百許日。殂。

齊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殷嗣位。年號乾明。文宣同母弟常山王演。本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事。隨梓宮出。鄴以地望見疑。仍留為錄尚書事。王遂忿怒。潛生異計。上省之曰。內外百僚皆來集會。即收縛。乾明腹心尚書令楊遵彥等五人。皆為事。奏斬之。尋亦廢乾明。而立是為孝昭帝。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彥。勸殺乾明。遂鎖向并州。盡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就其索兒。備為禳禳。終不能遣而死。

梁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位日新城。失其名字。先此人先遭侯景亂。喪失家口。唯餘小男。年始數歲。躬自擔抱。又著連枷。值雪塗不能前進。元暉逼令棄去。劉君愛惜。以死為請。遂強奪取。擲之雪中。杖拍交下。駭使去。劉乃步步。廻首號叫。斷絕。辛苦頓弊。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見劉。曳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對之。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而終。

陳武帝陳霸先。既害梁大司馬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章載。黃門郎放。第四子也。為王公固守。陳主頓遣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載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載答曰。士感知己本。為王公。所以抗禦大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生路。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怒。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陳主乃遣刑白馬。為轎。載遂開門。陳主亦示寬信。還楊都。後陳主即位。遣載從征。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看事。便見載來。驚起入內。移坐光殿。殿載又逐入。顧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得病。死。右四驗

記冥神

唐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法。若犯罪者。不加拷掠。唯以神稱之。稱人之法。以物與人。輕重相似者。置稱一頭。人處一頭。兩頭衡平者。又作一符。亦以別物等。其輕重。即以符繫人項上。以所稱別物。添前物。若人無罪。即稱物頭重。若人有罪。則物頭輕。據此輕重。以善惡科罪。剗眼。截腕。斬指。別足。視犯輕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負債之流等。並鎖其兩脚。用為罰罪。

訂按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校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麗盟〕

利害篇第九十二 此有二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合識。四生稟命。六情攀緣。七識結業。欲火所燒。貪心難滿。事等駛河。作同沃焦。故以尺波寸影。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過。其間飲苦。塗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意思乃為八疵之主。皆為愛著。妻子財色。拘絆致使。無始至今。常受八苦。自作教他。相續不絕。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鄙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為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凌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乘他斗斛。愧心負理。慚謝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慳其情。在人未慳。此心口衆罪所集。並願道俗各運丹誠。洗滌邪貪。永離慾火。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期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五蓋六塵。於茲永絕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國中。城邑聚落。競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謗。自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尚。時彼和尚聞是語已。即喚誹謗者。善言

慰喻。以衣與之。諸弟子等。自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和尚。慰喻與衣。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即說偈言。

如電害禾穀。有人能遮斷。田主甚歡喜。報之以財帛。彼謗是親厚。
 不名為怨家。遮我利養電。我應報其恩。如彼提婆達。利養電所害。
 由其貪著故。善法無毫釐。如以毛繩戮。皮斷肉骨壞。斷斷及爾心。
 利養過毛繩。絕於持戒皮。能破禪定肉。折於智慧骨。滅妙善心髓。
 由貪利養故。不樂閑靜處。心常緣利養。晝夜不休息。
 又雜寶藏經云。爾時阿闍世王。為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釜飯。多得利養。諸比丘皆自世尊。知佛言。比丘莫羨提婆得利養事。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苦。蘆竹葦亦然。駝驢懷妊死。驢驘亦復然。愚貪利養害。智者所嗤笑。

善一本作

是故佛語比丘。利養者是大災害。能作障難。乃至羅漢亦為利養之所障難。比丘問言。此能作何障。佛言。利養之害。能破皮破肉。破骨破髓。為破淨戒之皮。禪定之肉。智慧之骨。微妙善心之髓。又百喻經云。昔有婆羅門。自謂多知。無不明達。欲顯其德。遂至他國。抱兒而哭。有人問言。汝何故哭。婆羅門言。今此小兒七日當死。愍其夭傷。以是哭耳。時人語言。人命難知。計

算喜錯。或能不死。何為見哭。婆羅門言。日月可暗。星宿可落。我之所記。終無違失。為名利故。至七日頭。自殺其子。以證己說。時諸世人。却後七日。聞其兒死。咸皆歎言。真是智者。所言不錯。心生信服。悉來致敬。猶如佛之四輩弟子。為利養故。自稱得道。有愚人法。殺善法子。詐現慈德。故使將來受苦。無窮如婆羅門。為驗己言。殺子惑世。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其婦端正。唯有鼻醜。其夫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便截他鼻。持來歸家。急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即割其鼻。以他鼻著。既不相著。復失其鼻。唐使其婦受大苦痛。世間愚人。亦復如是。聞他宿舊沙門。有大名德。為人恭敬。得大利養。便自假稱。妄言有德。既失其利。後傷其行。如截他鼻。徒自傷損。世間愚人。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往有商人。貸他半錢。久不得償。即便往債。前有大河。雇他兩錢。然後得渡。到彼往債。竟不見得。來還渡河。復雇兩錢。為半錢債。而失四錢。兼有道路疲勞之困。所債甚少。所失極多。果被衆人之所性笑。世人亦爾。求少名利。致毀大行。苟容己身。不顧禮義。現受惡名。後得苦報。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有人似師子者。有似羊者。云何似師子者。或有得人。得供養衣食等。便自食瞰。不起染著之心。設不得利養。不起亂念。無增減心。猶如師子王。食瞰小畜。不生好惡染著之心。云何似羊。猶如下有人受人供養。便自食瞰。起染著心。不知惡道。而自貢高。猶如群羊。有一羊出羣。已詣大糞。聚飽食屎已。還至羊羣。而自貢高。我得好食。諸羊不得。是故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食糞羊。

後一本作

也。又毘尼母經云。若有比丘。於好於惡。心生平等。見他得利。如己所得。心生隨喜。如此比丘。堪為世人作師。迦葉入聚落時。不礙不縛。不取欲得。利者求利。欲得福者求福。如自己得利。歡喜亦復同之。如毛空中轉。無礙無繫縛。

若善入聚落。衰利心平等。同梵共入衆。不生嫉妬心。汝所親識。舍無別新舊處。是名師行法。

又佛藏經云。舍利弗。汝今一心善聽。我當語汝。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億天神。皆共同心。以諸樂具。欲共供養舍利弗。諸人供養坐禪比丘。不及天神。是故舍利弗。汝勿憂念。不得自供養。又云。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戒。於此法中。勤行精進。雖天神諸人。不念。但能一心精進行道者。終亦不念衣食所須。所以者何。如來福藏無量難盡。舍利弗。設使一切世間人。皆共出家。隨順法行。於白毫相。百千億分。不盡其一。舍利弗。如來如是無量福德。若諸比丘。所得飲食及所須物。趣得皆足。舍利弗。是故比丘。應如是念。不應於所須物。行諸邪命惡法。又迦葉經云。時五百比丘。云我等不能精進。恐不能消信施供養。請乞歸俗。文殊師利菩薩讚言。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寧可一日數百歸俗。不應一日破戒。受人信施。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善男子。若有修禪解脫者。我聽彼人。受信施食。又僧護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五百商人。共立誓言。欲入大海。商人共議。求覓法師。將入大海。時聞法利。可得往還。衆中有一

圓法利一
本作問法
師利

長者問諸商人。我有門師。名曰僧護。可請為師。辯才多智。甚能說法。時諸商人。往到僧護所。頭面作禮。白言。我等欲入大海。今請大德。作說法師。我等聞法。可得往還。僧護答曰。可。白。和尚舍利弗。商人受教。往白。舍利弗言。可。共問佛。時舍利弗及僧護。將諸商人。詣佛禮。已具白。所由。爾時世尊。知僧護比丘。廣度衆生。即便聽許。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即與僧護法師。俱入大海。未至寶所。龍王捉住。時諸商人。甚大驚怖。胡跪合掌。而仰問言。是何神祇。而捉船住。若欲所須。應現身形。爾時龍王。忽然現身。時諸商人。即便問曰。欲何所索。龍王答曰。以此僧護比丘。與我。商人答曰。從佛世尊。及舍利弗所。而請將來。云何得與。龍王答曰。若不與我。盡沒殺汝。時諸商人。即大驚怖。尋自思惟。曾於佛所。聞如是偈言。

為護一家 寧捨一人 為護一村 寧捨一家 為護一國 寧捨一村
為護身命 寧捨國財

時諸商人。便仰不已。將僧護比丘。捨與龍王。龍王歡喜。將詣宮中。爾時龍王。即以四龍。聰明智慧者。作僧護弟子。龍王白言。尊者。為我。教此四龍。各一阿含。第一龍者。教增一阿含。第二龍者。教中阿含。第三龍者。教雜阿含。第四龍者。教長阿含。僧護答曰。可。爾時僧護。即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龍者。眠目口誦。第三龍者。廻顧聽受。第四龍者。遠住聽受。此四龍子。聰明智慧。於六月中。誦四阿含。領在心懷。盡無遺餘。時大龍王。詣僧護所。拜跪問訊。不。愁。悶。耶。僧

護答曰。甚大愁悶。龍王問曰。何故愁悶。僧護答曰。受持法者。要須軌則。此諸龍等。在畜生道。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龍王白言。大德。不言阿。諸龍等。所以者何。以護師命。故作此。聽。龍有四毒。不得如法。受持誦誦。何以故。初。默受者。以聲毒。故。不得如法。若出聲者。必害師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目受者。以見毒。故。不得如法。若見師者。必害師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廻顧受者。以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嗔師。必害師命。是以。廻顧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必害師命。是以。遠住而受。時諸商人。探寶。廻還。至失師處。共相。謂言。我等本時。於此。失師。今若。還到佛所。舍利弗目連。諸尊者等。若問於我。僧護法師。何在。當以何答。爾時龍王。知商人。還。即持僧護。來付商人。告商人曰。此是汝師。僧護比丘。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平安得出。爾時僧護。問諸商人曰。水陸二道。從何道去。商人白言。水道甚遠。逕。過六月。糧食將盡。不可得達。即共詳議。從陸道去。於中路宿。僧護告商人曰。要離衆宿。汝等。夜發。高聲喚我。商人敬諾。僧護出衆。夜宿坐禪。中夜眠息。商人夜發。迭互相喚。僧護不覺。即便捨去。夜勢將盡。大風雨起。僧護始寤。揚聲大喚。竟無應者。心口念言。此便大罪。伴棄我去。爾時僧護。失伴。獨去。涉路未遠。聞。樾。聲。尋聲向寺。路值一人。即便問曰。何因緣。故打。樾。聲。其人答曰。入溫室浴。僧護念言。我從遠來。可就僧浴。即入僧房。見諸人等。狀似衆僧。共入溫室。見諸浴具。衣瓶。瓦器。浴室。盡皆火然。爾時僧衆。共入溫室。入已火然。肌肉消盡。骨如。焦。

炷。僧護驚怖。問諸比丘。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閻浮提人。為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即便驚怖。捨寺逃走。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博。殊麗精好。亦聞雅聲。復見比丘。即便問言。何因打雅聲。比丘答言。眾僧食飯。尋自思惟。我今遠來。甚成飢乏。亦須飯食。入僧房。已見僧和集。食器數具。悉皆火然。人及房舍。盡皆火然。如前不異。僧護問言。汝是何人。其人答言。更不異前。僧護驚怖。更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麗。更不異前。入僧房。已復見諸比丘。坐於火牀。互相抓搔。肉盡筋出。五藏骨髓。亦如焦炷。僧護問曰。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閻浮提人為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僧護驚怖。復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如是入寺。見諸眾僧。共坐而食。諸比丘言。汝今出去。僧護脚蹠未及。出去。見諸比丘。鉢中唯是人糞。熱沸而出。時諸比丘。皆悉食噉。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煙炷。流下直過。見已驚怖。復疾而去。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麗。如前不異。即入僧房。見諸比丘。手把鐵椎。互相棒打。摧碎如塵。見已驚怖。復更進路。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好。亦不異前。於前即入僧房。聞健稚聲。僧護問曰。何故健稚。諸比丘答言。欲飲甜漿。僧護即自念言。我今渴乏。須飲甜漿。即入眾中。見諸食器。牀臥數具。諸比丘等。互相罵辱。諸食器中。盛滿融銅。諸比丘等。皆共飲噉。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炭火。流下直過。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不遠。見大肉地。其火焰熾。叫聲號疼。苦楚難忍。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未遠。復見大地。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大肉墜。盡皆火

前下一本無於前二字

無有休息復更前進下一本有見一比丘手捉斷斤自所斷已復生十四字

見一廁井上一本有見一肉索火燒受苦復更前進十六字

然。熬疼難忍。如前無異。復更前進。亦見肉墜。盡皆火然。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叫聲號疼。毒痛難忍。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大肉泉。其火焰熾。爛皮涌沸。苦聲楚毒。亦不異前。見已驚怖。復更前進。進路未遠。見一大肉墜。其火焰熾。苦事如前。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利刀。而自割鼻。則已復生。生已復割。終而復始。無有休息。復更前進。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水中獨立。口自唱言。水水不息。而受苦毒。復更前進。見一比丘。在鐵刺園中。立鐵刺上。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應。其火焰熾。苦聲號叫。與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橛。形如象牙。其火焰熾。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駱駝。火燒身體。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馬。一疋。火燒身體。苦痛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白象。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疊。大火焰熾。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蚤。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房。猛火燒身。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牀。苦火燒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稱。火燒申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拘執。火燒申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壁。火燒搖動。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廁井。尿管涌沸。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高座。上有比丘。攝心端坐。猛火焚燒。苦聲如前。復更前進。更見一高座。受苦皆上。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健稚。火燒苦

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胡歧支。胡名拘脩羅。猛火燒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山。火燒爛臭。振動號吼。若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須曼那華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華樹。火燒出聲。若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果樹。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獄卒斧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十四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二比丘。以拳相打。頭腦破裂。膿血流出。消已還生。終而復始。若不休息。僧護比丘。出更前進見二沙彌。眠臥相抱。猛火燒身。若不休息。僧護比丘。見已驚怖。問沙彌言。汝是何人。受如是苦。沙彌答言。閻浮提人。受性難信。汝到世尊所。便可問佛。見已驚怖。復更前進在路。遙見林樹榮茂。可樂。往趣入林。見五百仙人遊止林間。仙人見僧護比丘。馳散避去。共相謂言。釋迦弟子。汗我等圍。僧護比丘。從仙人借樹。寄止一宿。明當早去。仙人衆中第一上座。大有慈悲。勸諸小仙。借沙門樹。僧護即得一樹。於其樹下。敷尼師壇。跏趺而坐。於初夜中。伏滅五蓋。中夜眠息。後夜端坐。高聲作明。時諸仙人。聞作明聲。悟解性空。證不還果。見法歡喜。詣沙門所。頭面作禮。請祈沙門。受三歸。依於佛法。中求欲出家。爾時僧護。即度仙人。如法出家。教修禪法。不久得定。證羅漢果。如栴檀林。自相圍遶。得道比丘賢聖。爲衆。爾時僧護比丘。與諸弟子。共詣祇洹精舍。到於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爾時世尊慰勞諸比丘。汝等行路不疲苦耶。乞食易得不爾時。

不具下
本無見字

僧護白佛言。我等行路不大疲苦。乞食易得。不生勞苦。得見世尊。爾時世尊。爲大衆說法。僧護比丘在大衆中。高聲唱說。已先所見地獄。因緣。佛告僧護。汝先所見比丘浴室。此非浴室。是地獄人。此諸罪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比丘。不依戒律。順己惡情。以僧浴具及諸器物。隨意而用。持律比丘。常教軌則。不順其教。從迦葉佛涅槃已來。受地獄苦。至今不息。佛告僧護。汝初見寺者。非是僧寺。亦非比丘。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成。四方僧物。不打撻。雅衆共歇。用以是因緣。受火牀苦。至今不息。第二寺者。亦非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見有諸檀越。造作寺廟。四事豐足。檀越初心造寺之時。要打撻。作廣濟之意。是諸比丘。不打撻。默然受用。有客比丘來。不得飲食。還空鉢出。以是因緣。受火牀苦。遞相抓搔。肌肉消盡。骨如焦炷。至今不息。第三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懈怠共住。共相謂言。我等今者。可共請一持律比丘。共作法事。可得如法。即共推覓一淨行比丘。共住食宿。此淨行比丘。復更推覓同行比丘。時淨行人。轉轉增多。前息比丘。即便追逐。令出寺外。時破戒人。於夜分中。以火燒寺。滅諸比丘。以是因緣。手執鐵椎。互相摧滅。受大苦惱。至今不息。第四寺者。非是僧寺。亦是地獄。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常住寺中。有諸檀越。施僧雜食。應現前分。時有客僧來。舊住比丘。以慳心。故待客出去。後方分物。未及得分。蟲出臭爛。相樂於外。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噉糞屎食。至今不息。第五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

佛時。是出家人。隨中食。上不如法。食惡口相罵。以是因緣。受鐵牀苦。諸食器中。沸火漫流。筋肉消盡。骨如焦炷。至今不息。第六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打提稚。默然共飲。衆僧甜漿。恐外僧來。以慳因緣。墮地獄。飲融銅。至今不息。爾時佛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地獄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田中。爲己私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至今不息。第二地獄者。迦葉佛時。是白衣人。在僧田中。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作大肉地。受諸苦惱。至今不息。汝見第一肉瓦者。非是肉瓦。乃是罪人。迦葉佛時。是衆僧上座。不能坐禪。不解戒律。飽食熟睡。但能論說無益之語。精餽供養。在先飲噉。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瓦。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瓦者。是出家人。爲僧當厨。頓美供養。在先食噉。融澀惡者。僧中而行。故作肉瓦。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三瓦者。是僧淨人。作飲食時。美妙好者。先自嘗噉。或與婦兒。融澀惡者。方僧中行。以是因緣。在地獄中。作大肉瓦。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瓶者。非是瓶耶。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厨。應朝食者。留至後日。後日食者。至第三日。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瓶者。是出家人。有諸椹越。奉送蘇瓶。供養現前衆僧。人人應分。此當事人。見有客僧。留隱在後。客僧去已。然後乃分。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水中立人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水。見僧用水過多。逐可意處。與之。卽捉其水。餘者不給。以是因緣。入地獄中。水中獨立。唱言水水。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大瓿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典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酢果溢菜。然後與僧。或逐隨意。選好者與。以是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瓿。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刀劍鼻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佛僧淨地。涕唾汙地。故入地獄。刀劍其鼻。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比丘手提斷斤。自斷己舌。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沙彌。爲僧當分石蜜。斷作數段。於斧刃許少。著石蜜。沙彌噉。故受斷舌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泉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爲僧當蜜。先自嘗噉。後殘與僧。減少不遍。故入地獄。作大肉泉。火燒沸爛。受大苦惱。今猶不息。汝見比丘鐵刺上立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惡口。越些罵諸比丘。故入地獄。立鐵刺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廳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爲僧當厨。精美好者。先自食噉。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與衆僧。故受地獄苦。至今不息。汝見肉概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僧牆壁上。浪豎橫杖。非爲僧事。懸己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概。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駝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上座長。受食分。或得一二人食分。持律比丘。如法教授上座之法。不應如是。時老比丘答律師言。汝無所知。譬如駝。我於衆中。身爲上座。呪願說法。或時作唄。計勞應得。汝等何故常瞋責我。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受駝身。火燒號叫。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馬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作僧淨人。使用供養。過分食噉。或與眷屬。知識白衣。比丘等。呵責語言。汝不應爾。其人惡口。呵諸比丘。汝猶如馬。常食不飽。我為僧作。甚大勞苦。功熟應得。故入地獄。受於馬身。火燒身體。受大苦惱。至今不息。汝見象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厨。諸檀越等。持諸供養。向寺施僧。或食後。檀越自言。大德可打。捷稚。集僧施食。比丘惡口。答白衣言。諸比丘等。猶如白象。食不飽耶。向食已竟。停留後日。故入地獄。受白象身。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厨。五德不具。分僧飲食。常自長受。二三人分。持律比丘。如法呵責。此人答言。我當當厨及園果菜。常勞僧事。甚大勞苦。汝諸比丘。不知我思。狀似如驢。但養一身。何不默然。故入地獄。作驢。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羝羊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當田內外檢校。不勅弟子。諸小比丘。不如法打。雅諸律師等。自言。寺主何不時節。嗚雅。集僧比丘。答言。我當營僧。甚成勞苦。汝諸比丘。猶如羝羊。噉食而住。何不自打。故入地獄。受羝羊身。火燒痛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肉蝨者。實非肉蝨。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彼僧房。敷具。閉僧房門。將僧戶。鑰四方遊行。衆僧於後。不得敷具及諸房舍。以是因緣。故入地獄。作大肉蝨。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大肉蝨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選好房舍。而自受用。及與知識。不依戒律。隨次分房。不平等。故入地獄中。作大肉蝨。受苦萬端。至今不息。汝見肉房者。是地獄人。迦葉

佛時。是出家人。住僧房中。以為己有。終身不移。不依戒律。以次分房。故作大肉房。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捉僧繩牀。不依戒律。如自己。有以次分牀。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破僧繩牀。自用然火。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敷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用僧敷具。如自己。有以脚。踢上。不依戒律。故入地獄。作肉敷具。火燒中縮。受苦萬端。至今不息。汝見肉拘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僧拘執。如自己。有不依戒律。或用破壞。故入地獄。作肉拘執。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恃王勢力。似如聖德。四輩弟子。聖心讚歎。時彼比丘。獸受讚歎。施好繩牀及諸好飲食。作聖心受。故入地獄。作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壁上。豎杖破壁。懸己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壁。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捉衆僧索。私自用。故墮地獄。作大肉索。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廁井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寺比丘。佛僧淨地。大小便利。不擇處所。持律比丘。如法呵責。不受教誨。薰氣臭穢。熏諸衆僧。故入地獄。作肉廁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明律藏。重作輕說。說輕為重。有根之人。說作無根。無根之人。說有根。應懺悔者。說言不懺。不懺懺悔者。強說遊懺

悔。故入地獄。坐高座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大法師。邪命說法。得利養家。如理而說。無利養時。法說非法。非法說法。故入地獄。處鐵高座。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捷稚號叫聲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三寶物非法打稚。詐作羯磨。捉三寶物。為己受用。故入地獄。作肉捷稚。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拘脩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以僧厨食。街賣得物。用作衣裳。斷僧供養。故入地獄。作肉歧支。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拘脩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作僧寺中分物維那。以春分物。轉至夏分。夏分中衣物。向冬分中分。故入地獄。作肉拘脩羅。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典座。五德不具。少有威勢。偷衆僧物。斷僧衣裳。故入地獄。作大肉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始初見須曼那柱。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佛刹人。四輩檀越。須曼那華散供養佛。華既乾已。比丘婦取賣之。將為己用。故入地獄。作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汝見須曼那華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供養刹柱。四輩檀越。以須曼那華油。用供養佛。比丘滅取。以為己用。故墮地獄。作大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華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果菜園。有好華果。為己私用。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華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果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果菜。香美好果。私自食噉。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肉果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薪。以衆僧薪。將已房中。私自然火。或與白衣知識。故入地獄。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柱者。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破佛刹柱。為己私用。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白衣人。以刀刮取像上金色。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獄卒捉斧斫身。受苦。猛火燒身。至今不息。汝見第三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事。用僧梁柱。浪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四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作大衆主。為僧斷事。隨愛恐怖。斷事不平。故入地獄。作四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五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在寺常住。不依戒律。分諸數具。好者自取。或隨瞋愛好惡。差別於佛法中。塵沙比丘。應隨次與。以不平等。故以是因緣。此四十人墮地獄。中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比丘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於大衆中。鬪諍相打。故入地獄。猛火焚身。受相打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沙彌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臥。故入地獄。火燒被褥。中相抱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重告僧護。以是因緣。我今語汝。在地獄中。出家人多。白衣少。所以者何。出家之衆。多喜犯戒。不順毗尼。互相欺誑。私用僧物。或分飲食。不能平等。

是故我今更重告汝。當勤持戒。頂戴奉行。是諸罪人。於過去世時。出家破戒。雖復精進。四輩檀越。見諸比丘。威儀似僧。恭敬。僧寶。四事供養。猶故能令得大果報。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一比丘。常於毗尼僧伽藍中。如法行道。依時鳴雅。若施此人。得福無量。說不可盡。何況供養四方衆僧。爾時世尊。復告僧護。若出家人。營僧事業。難持淨戒。是諸比丘。初出家時。樂持淨戒。求涅槃心。四輩檀越。供養是諸比丘。應受供養。堅持淨戒。後不坐惱。而說偈言。

持戒最爲樂。身不受衆苦。睡眠得安隱。悟則心歡喜。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有九種人。常處阿鼻地獄中。何等爲九。一。食衆僧物。二。食佛物。三。殺父。四。殺母。五。殺阿羅漢。六。破和合僧。七。破比丘淨戒。八。犯淨行。尼戒。九。作一闍提。是九種人。常在阿鼻地獄。復有五種人。二處受報。一地獄。二。餓鬼。何者爲五。一。斷施衆僧物。二。斷施僧食。三。劫僧物。四。應得能令不得。五。法說非法。非法說法。此五種人。受是二報。餘業不盡。五道中受。而說偈言。

行惡感地獄。造善受天樂。若能修空定。漏盡證羅漢。歡喜受他施。三衣常知足。定慧修三業。安樂在山谷。寧食熱鐵丸。熾熱如烟火。破戒不應受。得信檀越食。爾時世尊。於大衆中。說因緣已。時四部衆。歡喜奉行。

浴室及六寺 二地總三瓦 兩瓶漫肉泉 一鑿刀刺鼻 斷舌水中立
立刺肉應概 駝馬白象驢 抵羊雙肉蛋 肉房二細牀 肉稱及拘執
牀壁肉繩索 圓井兩高座 稚二向脩山 兩肉須曼柱 華果一肉樹
一樹三向楸 兩雙十四樹 兩僧二沙彌 合有五十六 說法本因緣
頌曰

愚夫貪世利 俗士重虛名 三空既難辯 八風常易傾 物我久空性
色心仍自縈 盛年愛華好 老死丘墓成 居高非慮禍 持滿不憂盈
名利甘刀害 將非安久禎 凡愚苟求利 譬犬見穢精 不知禍來至
焉知惋苦聲

感應緣

上來道俗不勝名利。受現報者極多。並散在諸篇。且引一驗。不繁廣述。屢見白衣無識。俗人見佛。呵責弟子。即謂自是好人。偏見僧過。若依經說。白衣之罪。如皂衣服。雖有外汗。不覺別色。出家之人。猶如淨瓶。雖放蠅糞。微汗即覺。易除。所以白衣造罪。入於地獄。如石沉水。無有出時。出家之人。造罪入地獄。如拍毬著地。即反何以故。以造罪時。生極慚耻。作已尋懺。故亦如滴水。在於熱鐵。隨滴似濕。亦濕還乾。何以故。以火蒸故。俗人造罪。入地獄。猶如箭射。無

却返義。亦如似鐵推入於深泥。亦無出義。何以故。以尤害心故。亦如老象入泥。無力可出。若富貴之人。便生我慢。凌突三寶。殺害自在。貪染財色。晝夜無厭。不生羞耻。何異畜生。反謗賢真。輕侮佛法。靜思此事。深可痛心。若是貧賤之徒。貪求衣食。王役驅逼。公私擾擾。夙夜孜孜。不信之者。衣食交絕。困苦切身。劫剝三寶。毀盜六親。養活妻兒。存己軀命。所以從苦至苦。苦過十方。從閻入閻。閻冥法界。菩薩為此。顰眉諸佛於茲。泣血。忽惟斯理。哀痛更深。

後魏崇真寺僧慧焜。死經七日。時與五比丘。次第於閻羅王所。閱過焜。以錯召。放令還活。具說王前事意。如生官無異。五比丘者。亦是京邑諸寺道人。與焜同簿。而過。一比丘云。是寶明寺僧智聰。自云。生來坐禪苦行。為業得昇天堂。復有比丘云。是般若寺僧道品。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復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僧曇護。最狀注云。講華嚴涅槃。每常領眾千人。解釋義理。王言。講經衆僧。我慢貢高。心懷彼我。憍己於物。比丘之中。第一難行。最報王言。立身已來。實不憍慢。惟好講經。王言。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最向於西北。入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復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僧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金像十軀。王言。沙門之體。必須攝心。道場志念。禪誦不預世事。勤心念戒。不作有為。教化求財。貪心即起。三毒未除。付司依式。還有青衣。執送與最。同一處。又有比丘云。是靈覺寺僧寶真。自云。未出家之前。曾作隴西太守。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捨家資。造靈覺寺。寺成。捨官入道。雖不禪誦。

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情枉法。劫奪人財。以充己物。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復付司。准式。青衣送入黑門。似非好處。慧焜為以錯召。免問。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時事。意時人聞已。奏胡太后。太后聞之。以為靈異。即遣黃門侍郎。依焜所陳。訪問聰等五寺。並云。有此。死來七日。生時業行。如焜所論不差。如靈覺寺記。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按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麗盟〕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 此有三部

述意部 飲酒部 食肉部

述意部第一

夫酒爲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所以遠耐肆離酒緣。棄醉朋。近法友。出昏門。入愷境。肉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噉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故俗書禮記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斯亦不殺之義也。若使噉食酒肉之者。即同畜生豺狼禽獸。亦即具殺一切眷屬。飲噉諸親。翻離怨報。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上論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母。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故知經歷六道。備受怨報。或經爲師長。或是父母。或是兄弟。或是姊妹。或是兒孫。或是朋友。今是凡身。各無遺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嗔恨。還成怨讎。向到至親。反變成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至親長爲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是故涅槃經云。一切肉者悉斷。及自死者。自死猶斷。何況不自死者。又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豈果。

上論一本
作禮記

涅槃一本
作禮記

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攝。若別有所攝。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斷大慈種。障不見佛也。

飲酒部第二

述曰。此之一教。有權有實。權則漸誘之訓。以輕脫重。初開無犯。據其障理。非無其過。若約實教。輕重俱禁。始末不犯。是名持戒。初據權說者。故未曾有經云。爾時國王太子名曰祇陀。聞佛所說十善道法。果報無窮。長跪叉手。白佛言。佛昔令我受持五戒。今欲還捨。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難持。畏得罪故。世尊告曰。汝飲酒時。爲何惡耶。祇陀白佛。國中豪強。時時相率。廣持酒食。共相娛樂。以致歡樂。自無惡也。何以故。得酒念戒。無放逸故。飲酒不行惡也。佛言。善哉善哉。祇陀。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間人。能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如是行者。乃應生福。無有罪也。若人飲酒。不起惡業。歡喜心故。不起煩惱。善心因緣。受善果報。如持五戒。何有失乎。飲酒念戒。益增其福。先持五戒。今受十善。功德倍勝。十善報也。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心歡喜時。不起惡業。名有漏善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人飲酒時。心則歡喜。歡喜心故。不起煩惱。無煩惱故。不行惱害。不害物故。三業清淨。清淨之道。卽無漏業。世尊。憶念我昔遊行獵戲。忘將厨宰。於深山中。覺飢索食。左右答言。王朝去時。不被命勅。令將厨宰。

加持一本
作如是

精一木作

即時無食。我聞是語已。走馬還宮。教令索食。王家厨監名脩迦羅。脩迦羅言。即無現食。今方當作。我時飢逼。忍不思惟。勅臣斬殺厨監。臣被王教。即共譏言。簡括國中。唯此一人。忠良直事。今若殺者。更無有能為王監厨。稱王意者。時末利夫人聞王教。勅殺脩迦羅。情甚愛惜。知王飢乏。即令辦具好肉美酒。沐浴名香。莊嚴身體。將諸妓女。往至我所。我見夫人裝束嚴麗。將從妓女好酒肉來。上瞋心。即歇。何以故。末利夫人持五戒。斷酒不飲。我心常恨。今日忽然將酒肉來。共相娛樂。展釋情故。即與夫人飲酒食肉。作衆妓樂。歡喜娛樂。悲心即滅。夫人知我忘失怒意。即遣黃門。輒傳我命。令語外臣。莫殺厨監。即奉教旨。我至明旦。深自悔責。愁愛不食。顏色顛頓。夫人問我。何故憂愁。為何患耶。我言。吾因昨日為飢火所逼。瞋恚心故。殺脩迦羅。自計國中。更無有人堪監我厨。如脩迦羅者。為是之故。悔恨愁耳。夫人笑曰。其人猶在。願王莫愁。我重問曰。為實如是。為戲言耶。答言。實在。非戲言也。我令左右喚厨監來。使者往召。須臾將來。我大歡喜。憂悔即除。王白佛言。末利夫人持佛五戒。月行六齋。一日之中。終身五戒。已犯飲酒妄語。二戒。八齋戒中。頓犯六戒。此事云何。所犯戒罪。輕耶重耶。世尊答曰。如此犯戒。得大功德。無有罪也。何以故。為利益故。如我前說。夫人修善。凡有二種。一有漏善。二無漏善。末利夫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不犯戒者。名無漏善。依語義者。破戒修善。名有漏善。依義語者。凡心所起善。皆無漏業。王白佛言。如世尊說。末利夫人飲酒破戒。不起惡心。而有功德。

德無罪報者。一切人民。亦復皆然。何以故。我念近者。舍衛城中。有諸豪族。刹利王公。因小諍說。乃致大怨。各各結謀。與兵相伐。兩家並是國親。非可執錄。紛紜鬪戰。不從理諫。深為愛之。復自念言。昔太子時。共大臣提摩羅相忿。情實不分。意欲誅滅。因太后與酒。飲已。情和。思惟是已。即勅忠臣。令辦好酒及諸甘饈。又使宣令國中。豪族群臣士民。悉皆令集。欲有所論。國中大事。諸臣諍說。兩徒眷屬。各有五百。應召來集。於王殿上。莊嚴大樂。王勅忠臣。辨琉璃椀。椀受三升。諸寶椀中。盛滿好酒。我於衆前。先舉一椀。王曰。今論國事。想無異心。今當人人辨此一椀。甘露。良藥。然後論事。咸言唯諾。作唱大樂。諸人得酒。并聞音樂。心中歡樂。忘失離恨。因酒息諍。而得太平。此豈非是酒之功也。竊見世間窮貧小人。奴客婢使。夷蠻之人。或因節日。或於酒店。聚會飲酒。歡樂心故。不須人教。各各起舞。未得酒時。都無是事。是故當知。人因飲酒。即致歡樂。心歡樂時。不起惡念。不起惡念。即是善心。善心。因緣。應受善報。彌猴得酒。尙能起舞。况於世人。如世尊說。施善善報。施惡惡報。末利夫人。皆由前身。以好施人故。今得好報。世尊云。何令持五戒。月行六齋。六齋之日。不得莊嚴香華服飾。作唱妓樂。又復不聽附近夫婿愛好之姿。竟何所施。徒云其功。豈非苦也。佛告王曰。大王所難。非不如是。末利夫人在年少時。若不勅令。受戒法。修智慧者。云何當有今日之德。以能得度。復度王身。如斯之功。復歸誰也。

述曰。此第二約其實說。輕重不犯。其名持戒。故大聖知時。量機通塞。通則開禁。隨時量前損益。如匿王欲殺厨監。太子欲害其父。此因酒忘念。得全身命。免其大罪。以輕脫重。不受累殃。然非無飲酒之咎。來報之罪。不得見有前開。遂即雷同。總犯各須量其致。意復省己身。行德優劣。得預聖人。斯匿末利。開教以既不同。此即須依經。纖毫勿犯。最為殊勝。故四分律云。是我弟子者。乃至不以草頭滴酒入口。何況多飲。是故咽咽結提。又成論問云。飲酒是實罪耶。答曰。非也。所以者何。飲酒不為惱眾生之故。而是罪因。若人飲酒。則開不善門。以能障定。及諸善法。如殖衆果。必有障障。故知酒過。如果無園。又優婆塞經云。若復有人。樂飲酒者。是人現世喜失財物。身心多病。常樂鬪爭。惡名遠聞。喪失智慧。心無慚愧。得惡色力。常為一切之所呵責。人不樂見。不能修善。是名飲酒。現世惡報。捨此身已。處在地獄。受飢渴等。無量苦惱。是名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亂。不能繫念。思惟善法。是一惡因緣力。故令一切外物資生。悉皆具爛。又長阿含經云。其飲酒者。有六種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鬪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患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又智度論。飲酒有三十五失。如前受戒。篇說。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飲酒。不得嗜酒。不得容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喪命。皆由之。率東引西。持南著北。不能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故不飲酒。又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飲酒多放逸。現世常愚癡。忘失一切事。常被智者呵。來世常闇鈍。多失諸功德。是故黠慧人。離諸飲酒失。

又十住婆沙論。問曰。若有人捨施酒。未知得罪以不。答曰。施者得福。受者不得飲。故論云。是菩薩或時樂捨一切。須食與食。須飲與飲。若以酒施。應生是念。今是行檀時。隨所須與。後當方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何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以酒施者。是則無罪。又梵網經云。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五百世中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一切人飲。及一切眾生飲酒。况自飲酒。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羅婆提陀。向暴害人。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老。莎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波提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間。此邑有惡龍。向暴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聞已乞食。到菴羅婆提龍。住處。衆鳥樹下。敷座。具大坐。龍聞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煙。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煙。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即變雹。作釋俱餅。餅等。龍復放霹靂。莎伽陀。變作種種歡喜丸。龍復雨弓箭刀稍。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華等。龍復雨毒蛇蜈蚣蝎虺。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瞻蔔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皆不能勝。即失威力。光明。莎伽陀。知龍。

力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入。從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如是事。已心即大驚怖。毛豎。合掌向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佛。龍答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句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伏惡龍。折伏令善。因莎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爭請之。是中有貧女人。信敬請得莎伽陀。是女為辦酥乳糜食之。女人作念。思惟。是沙門。噉是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爾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梨衣。漉水囊。鉢等。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僧已集。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聞有龍名奄婆羅提陀。句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是中有見聞者。言聞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佛言。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凡夫。如是。過罪。皆由飲酒。今從自後。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依律。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問

實問一本
作曾見聞
結事

曰。味審。天上有酒。味不。答曰。無實。麴米所造之酒。但有業化所作。酒也。故正法念經云。彼夜摩天男。共天女。乘入池遊戲。同飲天酒。離於醉過。現樂功德。味觸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諸天。有以珠器而飲酒者。受用蘇陀之食。色觸香味。皆悉具足。彼如是念。此水為酒。令我得飲。即於念時。皆是天酒。離於醉過。天既飲之。增長勝樂。善業力。故心生歡喜。然彼諸天。自業力。故如是受樂。有鳥名。為常樂。見彼諸天。在歡喜河而飲酒。故為說偈言。

沒入放逸海。貪著諸境界。此酒能迷心。何用復飲酒。為境界。火燒。不知作不作。園林生貪心。何用復飲酒。

彼常樂鳥。見樂飲酒。天在河飲酒。為調伏。故如是說偈。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酒能亂人心	令人如羊等	不知作不作	如是應捨酒	若酒醉之人
如死人無異	若欲常不死	彼人應捨酒	酒是諸過處	每常不饒益
一切惡道階	黑闇所在處	飲酒到地獄	亦到餓鬼處	行於畜生業
是酒過所莊	酒為毒中毒	地獄中地獄	病中之大病	是智者所說
若人飲酒者	無因緣歡喜	無因緣而眠	無因緣作惡	於佛所生癡
壞世出世事	燒解脫如火	所謂酒一法	若人能捨酒	正行於法戒

彼到第一處 無死無生處

問曰。無病飲得罪。有病開飲不答。曰。依四分律。實病餘藥治不差。以酒為藥者。不犯。問曰。開服幾許。答曰。依文殊師利問經云。若合藥醫師所說。多藥相和。少酒多藥得用。又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摩離子。是名破戒。開放逸門云何。迦闍陀竹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篤將死。時優波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為汝覓。天上人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皆為取。答曰。我所須藥。是違毗尼。故我不覓。以至於此。事盡身命。無容犯律。優波離言。汝藥是何。答言。須酒五升。優波離曰。苦為病開。如來所許。為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慚。猶謂犯律。往至佛所。慙懃悔過。佛為說法。聞已歡喜。得羅漢道。佛言。酒有多失。開放逸門。飲如葶藶子。犯罪已積。若消病苦。非先所斷。

述曰。不得見前文。開籠通總。飲必須實病重困。臨終先用。餘藥治皆不差。要須酒和得差者。依前方開。比見無識之人。身力強壯。日別馳走。不依衆儀。少有微患。便長情貪。不護道業。妄引經律云。佛開種種湯藥名衣上服。施佛及僧。因公傍私。詭誑道俗。是故智人守戒。如命不敢犯之。是故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酒為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專捨百千身 不毀犯法教 專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滿百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磨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况今不定知 為差為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即消除

當知衆生所有病者。皆由貪瞋我慢為因。從因有果。得此苦報。非由不得藥酒。病不得差。故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四毒箭。則為病。因何等為四。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四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膚體瘡癩。其心悶亂。下痢噉噉。小便淋瀝。眼耳疼痛。腹背脹滿。顛狂乾癆。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若識病本。斷惡修善。三世苦報永除。不受。若不觀理。縱用天下藥酒。所治其病。轉增難可得差。又毗尼母經云。尊者彌沙塞說曰。莎提比丘。少小因酒長養身命。後出家已。不得酒。故四大不調。諸比丘白佛。佛言。病者聽。我上喚之。若差不聽喚。不差者聽用酒。洗身。若復不差。聽用酒和麵作餅食之。若復不差。聽酒中浸漬。又新婆沙論云。如契經。尊者舍利子。於憍薩羅國住一林中。時有活命。出家。外道亦住。彼林隣近。尊者去林不遠。諸村邑中有時。廣設四月節會。時彼外道巡諸村邑。飽食猪肉。恣情飲酒。竊持殘者。還至林中。見舍利子坐一樹下。酒所昏故。起輕蔑心。我今與彼雖俱出家。我獨富樂。而彼貧苦。尋趣尊者。作是頌曰。

我已飽酒肉 復竊持餘來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金聚
時舍利子聞已念言 此死外道都無慚愧 乃能無賴 說此伽陀 我今亦應對彼說頌 作是念

已即說頌曰

我常飽無相。常住空定門。地上草木山。皆視如唾處。

今此頌中尊者舍利子作師子吼說三解脫門。謂於初句說無相解脫門。於第二句說空解脫門。於後二句說無願解脫門。

食肉部第三

頌一本作

述曰。此之一教。亦有權實。言權教者。據毗尼律中。世尊初成道。為度羅惡。凡夫未堪說細。且於漸教之中。說三種淨肉。離見聞疑。不為己殺。鳥殘自死者。開聽食之。先聽後細。漸令離過。是別時之意。不了之說。若據實教。始從得道。至涅槃夜。大聖慈愍。始終不開。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聞其肉氣。皆悉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為度衆生。視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但諸衆生有執見者。不解如來方便說意。便即偏執毗尼局教言。佛聽食三種淨肉。亦謗我言。如來自食。彼愚癡人成罪障。長夜墮於無利益處。亦不得見。現在未來賢聖弟子。況當得見諸佛如來。大慈諸聲聞人等。常所應食。米麵油蜜等。能生淨命。非法貯畜。非法受取。我說不淨。尚不聽食。何況聽食。肉血不淨耶。非直食肉。壞善障道。乃至邪命詭曲。以求自活。亦是障道。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若為己殺不得。若肉如材木。已自腐爛。欲食得食。若欲啖肉者。當說此咒。

林一本作

多囉囉如是阿捺摩阿捺摩我無我無阿視婆多阿視婆多命無壽命那舍那舍失失陀阿陀

阿燒婆弗婆弗破破僧柯保多頭莎阿

此咒三說。乃得啖肉。飯亦不食。何以故。若無思惟。飯不應食。何況當啖肉。佛告文殊師利。以下衆生無慈悲力。懷殺害意。為此因緣。故斷食肉。若能不懷害心。大慈悲心。為教化一切衆生。故無有過罪。問曰。酒是和神之藥。肉為充飢之饈。古今同味。今獨何見鄙而不食。若使佛教清禁。居喪禮制。即如對於嚴君。勅賜俗食。豈關僧過。拒而不食耶。答曰。貪財喜色。真夫所鄙。好嗜嗜美。廉土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往昔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為非。縱逢上抑。終須嚴斷。雖違君命。還順佛心。問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答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問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答曰。制戒防非。本為生善。戒是生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因外違遮。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酒。非持戒。第一據實有損者。依經。食肉之人。有十種過失。第一

若下一本有使字

常一本作生善一本作上善

明一切衆生無始已來。皆是己親。不合食肉。故入楞伽經云。我觀衆生輪迴五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遞爲父母兄弟姊妹。若男子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善道惡道。常爲眷屬。以是因緣。我觀衆生。更相噉肉。無非親者。由食肉味。遞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業。流轉生死。不得出離。佛說是時。諸惡羅刹。聞佛所說。悉捨惡心。止不食肉。遞相勸發。菩提之心。護衆生命。過自護身。離一切惡。諸肉不食。悲泣流淚。白言。世尊。我聞佛說。諦觀六道。我所噉肉。皆是我親。乃知食肉衆生。是我大怨。斷大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我從今日。斷不食肉。及我眷屬。亦不聽食。如來弟子。有不食肉者。我當晝夜親近擁護。若食肉者。我當與作大不饒益。大惡。羅刹惡鬼。常食肉者。聞我所說。尙發慈心。捨肉不食。況我弟子。行善法者。當聽食肉。若食肉者。當知即是衆生大怨。斷我聖種。大慈。若我弟子。聞我所說。不諦觀察。而食肉者。當知即是旃陀羅種。非我弟子。我非其師。第二明食肉衆生。見者皆悉驚怖。故不應食。如彼經說。食肉之人。衆生聞氣。悉皆驚怖。逃走遠離。是故菩薩。修如實行。爲化衆生。不應食肉。譬如旃陀羅獵師。屠兒捕魚鳥。人一切行處。衆生遙見。作如是念。我今定死。而此來者。是大惡人。不離罪福。斷衆生命。求現前利。今來至此。爲覓我等。今我等身。悉皆有肉。是故今來。我等定死。大慈。由人食肉。能令衆生。見者皆生如是驚怖。大慈。一切虛空地中。衆生見食肉者。皆生恐怖。而起疑念。我於今者。爲死爲活。如是惡人。不修慈心。亦如豺狼遊行。世間常覓肉食。皆

如牛噉草。螻蛄逐糞。不知飽足。我身是肉。正是其食。不應遙見。即捨逃走。離之遠去。如人畏懼羅刹。無異。第三明食肉之人。壞他信心。是故不應食肉也。如彼經云。若食肉者。衆生即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間無可信者。斷於信根。是故大慈。菩薩爲護衆生信心。一切諸肉。悉不應食。何以故。世間有人。見食肉故。謗毀三寶。作如是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羅門修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於衆生。猶如羅刹。斷我法輪。絕滅聖種。一切皆由食肉者。過是故大慈。我弟子者。爲護惡人。毀謗三寶。乃至不應生念肉想。何況食噉也。第四明慈心少欲。行人不應食肉。如彼經說。菩薩爲求出離生死。應當專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厭世間苦。速求解脫。若捨憒闌。就於空閑。住屍陀林阿蘭若。處塚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間。無一可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宮殿臺觀。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癩瘡。想趣得存活。繫念聖道。不爲貪味。酒肉葱蒜葷菜味。悉捨不食。若如是者。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世間。不生厭離。貪著諸味。酒肉葷辛。皆便噉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也。第五明食肉之人。皆是過去曾作惡羅刹。由習氣故。今故貪肉。是故不應食肉也。如彼經說。有諸衆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善根。得聞我法。信心出家。在我法中。過去曾作羅刹。眷屬。虎狼。獅子。狐狸。中生。雖在我法。食肉餘習。見食肉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聚落塔寺。飲酒食肉。以爲歡樂。諸天下視。猶如羅刹。爭噉死屍。等無有異。而不自知。已失

我衆一戒。羅刹眷屬。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看見。心生恐怖。如畏羅刹。此明食肉皆是過去曾作羅刹。師子虎狼狐狸。中來故應裁斷也。第六明食肉之人。學世咒術。尚不得成。况出世法。何由可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世間邪見諸咒術師。若其食肉。咒術不成。爲成咒術。尚不食肉。况我弟子。爲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不得。何處當有如是解脫。爲彼癡人。食肉而得其報。是故大慧。我諸弟子。爲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肉也。第七明衆生皆愛身命。與己無別。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能壯色力。嗜味人多貪著。應當諦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各自寶重。畏於死苦。護惜己身。人畜無別。事當樂存。疥野干。身不能捨。命受諸天樂。何以故。畏死苦。故以是觀察。死爲大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當得而食他肉。是故大慧。欲食肉者。先自念身。次觀衆生。不應食肉也。第八明食肉之人。諸天賢聖。皆悉遠離。惡神恐怖。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夫食肉者。諸天遠離。何况聖人。是故菩薩。爲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肉。大慧。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若夢中見種種諸惡。驚怖毛豎。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處。多爲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也。第九明食肉之人。淨者尚不應食。况不淨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我觀凡夫。爲求淨命。噉於淨食。尚應生心。如子肉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聖人願著。以肉能生無量諸過。失於出世一切功德。云何

言我聽諸弟子。食諸肉血不淨等味。言我聽者。是則謗我。故內律云。食生肉血等。得偷闌遮罪。第十明食肉之人。死則還生惡羅刹等。中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衆生。依於過去食肉。臆故。多生羅刹。師子虎狼豺豹。鴟鵂鷂鷂鷲鷓鴣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肉。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有得涅槃道。當知食肉有如是等無量諸過。是故行者不食肉者。即是無量功德之聚也。又鷲掘魔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死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告文殊。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食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佛告文殊。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持戒人。爲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以從展轉。離殺因緣。故也。又此經說。衆生身內。有八十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斷八十萬戶蟲命。若炙若煮。若淹若暴。皆有小蟲飛蛾蠅蛆。而附近之。如是展轉。傍殺無量生命。雖不自手而殺。然屠者不敢自食。皆爲食肉之人。殺之。故知食肉之人。即兼有殺業之罪。或有出家。僧尼。躬在伽藍。共諸白衣。公然聚會。飲酒食肉。葷辛雜穢。汙染伽藍。不愧尊像。如斯渾雜。奚如外道。又尼羅浮陀地獄經云。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由飲酒出家。僧尼。豈不深信。經教。心生重愧。自棄正法。同於外道。若噉衆生。父肉。衆生亦噉。父肉。若噉衆生。母肉。

衆生亦噉母肉。如是姉兄弟妹。男女六親。並有相對。怨相。未可得脫。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殺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加哀。蠕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人畜。喘息之類。手亦不爲。亦不教人。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疑殺不食。爲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快殺快。某肉肥。某肉瘦。某肉多。好。某肉少。惡。意亦不念。哀愍衆生。如己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別。普等一心。常志大乘。又賢愚經云。佛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奈。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王。將四種兵。入山獵戲。王到澤上。馳逐禽獸。單隻一乘。獨到深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爾時林中有野師子。懷欲心。盛行求其偶。因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淫意轉盛。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儻見危害。王以怖故。即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群從。已復來到。王與人衆。即還宮城。爾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滿足。便生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斑。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銜擔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憶。知是己兒。即收取養。以足斑斑。駁字爲斑足。養之漸大。雄才志猛。父王崩亡。斑足繼治。時斑足王有二夫人。一是王租。二是婆羅門種。斑足出遊。勸二夫人。隨我後。往。誰先到者。當與一日極相娛樂。其隨後者。吾不見之。王去之後。其二夫人。極自莊飾。嚴駕俱往。到於道中。見於天祠。梵志種者。下車作禮。禮已。後到王從。本言而不前之。於是夫人。嗔怨天神。由禮汝故。使王見薄。若有天

力。何不護我。後壞天祠。令平如地。守天祠神。悲惱至宮。欲傷王宮。天神遮。不聽入。有一仙人。住止山中。王常供養。日日食時。飛來入宮。不食。餽饌。粗食。繼供。偶值一日。仙人不來。天神知之。化作其形。坐於常處。不肯就食。欲得魚肉。即如語。辯食已。還去。明舊仙來。爲設肉食。仙人嗔王。王言。大仙先日勸作。今何不食。仙人語言。昨日有患。一日不來。是離語。汝但相輕試。令王是後十二年。中常食人肉。作是語。竟飛還山中。是後厨監忘。不辦肉。臨時無計。出外求肉。見死小兒。肥白在地。念且稱急。即却頭足。擔至厨中。加諸美藥。作食與王。王得食之。覺美倍常。即問厨監。由來食肉。未有斯美。此是何肉。厨監惶怖。復白王言。若王原罪。乃敢實說。王答之言。但實說之。不坐汝罪。厨監白王。具述前報。王言。此肉甚美。自今已後。如是求辦。厨監白王。前者偶值死兒。更求。得王又語言。汝但密取。設令有覺。斷處由我。厨監受教。夜常密捕。得便殺之。日日供王。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亡失兒。展轉相問。何由乃爾。諸臣聚議。當試微伺。即於街術。處處察探。見王厨監。執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以前事。白王。王言。是我所教。諸臣懷恨。各自外讖。王便是賊。食我等子。噉人之王。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害。一切同心。咸共齊謀。一時同合。即圍其王。當取殺之。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等何故。而圍逼我。諸臣答言。夫爲王者。養民爲事。方誣厨宰。殺人爲食。不任苛酷。故欲殺王。王語諸臣。自今已後。更不復爲。唯見恕放。當自改勵。諸臣語曰。終不相放。不須多云。時王聞已。自知

必死。即語諸臣。雖當殺我。小殺須臾。聽我一言。即自立誓。我身由來。所修善行。為王正治。供養仙人。合集衆德。願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刹。其語已訖。尋語而成。即飛虛空。告諸臣曰。汝等合力。欲強殺我。賴我大幸。復能自拔。自今已後。汝等好忍。所愛妻兒。我次第食。語訖。飛去。止山林間。飛行搏人。擔以為食。人民之類。恐怖藏避。如是之後。殺賊多人。諸羅刹輩。附為翼從。群衆漸多。所害轉廣。後諸羅刹。自斑足王。我等奉事。為王。願為一會。王即許之。當取諸王。令滿五百。與汝為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深山。已得四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後捕得須陀素彌。大有高德。從羅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滿還來。須陀素彌。廣為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說慈心不殺之福。斑足歡喜。敬戴為神。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即放諸王。各還本國。須陀素彌。即佐兵衆。還將斑足。安置本國。前仙人誓十二年滿。自是已後。更不賊人。遂還親王治民。如舊。爾時。須陀素彌王者。今我身是。斑足王者。今為掘摩羅是。爾時諸人十二年中。為斑足王所食。賊者。今此諸人。為為掘摩羅所殺者。是此諸人等。世世常為為掘摩羅所殺。我亦世世降之。以善為掘摩羅者。指證比丘是。時波斯匿王。復自佛言。指證比丘殺此多人。食已得道。當受報。不佛告大王。行必有報。今此比丘在於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巨言。佛勸一比丘。汝持戶排。往指證房。刺戶孔中。比丘即往。奉教為之。排入戶內。尋自融消。比丘驚愕。還來自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衆會。生信。頌曰。

生信一本作不信

欲一本作

財色與酒 名為三惑 臣耽喪家 君重亡國 肉障大慈 幸遮淨德
 懷道君子 斯穢不忒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校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明治二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印刷
同二十二年二月九日出版

(定價金五拾錢)

發行兼印刷者

東京府平民
藤田祐真
東京府下芝區
三田松阪町二十四番地

校訂者

同
松岡了巖
同京橋區
築地三丁目百十七番地

印刷所

秀英舍
同京橋區
西紺屋町二十六七番地

